

短篇小說



## 短篇小說評審委員



羅宗濤先生（召集人）

廣東潮安人，國立政大中研所博士班畢業，曾任政大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文理學院院長、教務長，現任政大教授。著有慧能、作獅子吼、敦煌變文、建安虞氏新刊五種平語，王維詩的特徵，詩中有畫，中國文學的國家觀、詩與感覺等，數百萬言。



葉慶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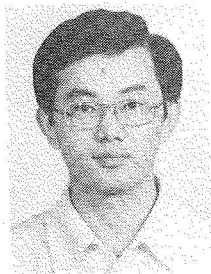
浙江餘姚人，六十五歲。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兼任教授，擔任中國文學史專題討論，小說研究等課程，學術論著有中國文學史，唐詩散論，古典小說論評等；文藝作品有晚鳴軒散文集七種。



蔡文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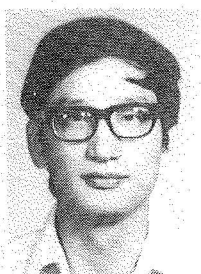
江蘇鹽城人，曾任記者，撰述委員，現任中華日報主筆兼副刊組組長。著有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解凍的時候」、「沒有觀眾的舞台」、「女生宿舍」、「磁石女神」、「舞會」等十餘部。





## 吳宏一先生

台灣高雄人，民國三十二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籌備主任及諮詢會主任委員。曾赴美國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研究，並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學術、創作並重，曾獲國家文藝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著作有「清代詩學初探」、「清代詞學四論」、「文學常談」、「文學與修養」、「白話論語」、「微波」、「波外」、「合唱」、「讀古文想問題」等十餘種。



## 王秋桂先生

台北市人，台大外文系畢業，外文研究所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外文學月刊社社長、中國時報「民俗週刊」策劃委員兼主編，現任清華大學中語系、文研所教授、人文社會學院代理院長、中國民俗學會秘書長、文建會表演藝術委員會委員、國立編譯館學術著作譯述委員會委員、僑委會海華文庫編審委員、民俗曲藝雙月刊總編輯、國語日報「兒童民俗」策劃兼主編、漢聲雜誌編輯顧問。



# 短篇小說評審感言

羅宗濤

今（七十九）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收件五十八篇。大致情況跟往年類似，總是有些剛著手新嘗試的朋友，還沒有摸到寫短篇小說的門徑；得其門而入的則互有所長，例如入選前三名及佳作的作品，即各有千秋，難分軒輊，所列名次，是從不同的角度幾經討論的結果。再如沒有入選的也不乏優秀的作品，像〈鳥，秋岳城與他的兄弟們〉，就成功地運用了象徵的手法，而〈嘿！杯底不可飼金魚〉則自然結合了國語與方言，他如〈素描〉、〈塑像〉、〈我愛爸爸〉、〈龍吐珠〉……都有可取之處，但為名額所限，每位評審委員都深有遺珠之憾。我們向入選的作者致賀，也向還沒有入選的朋友致敬。



短篇小説



張震

21.2.7.生

江西修水人

花蓮師專畢業

現職／基隆市忠孝國小教師

作品／

曾榮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一、三名

教育廳兒童文學優等獎。並已出版「

田園中的歡笑」

「天兵天將」

「憂患意識的典型」

「親情淚」

「走過長河歲月」等得獎作品。

平時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



## 漁港人家

短篇小說第一名 張震

凌晨三點，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馬達隆隆，漁滿號緩緩駛出了港口。

船長老李，站在船頭。他仰着臉，遙望着浪滔滾滾的海面。

掌舵的不是阿民，今天換了新人阿清。

阿民一臉的不自在。坐在船頂，不停地玩弄着半條纜繩。說不出有多少怨氣，一次次將繩索甩打在船艙上。風聲攪着浪滔聲。再加上纜繩的丘兵聲，簡直弄得人心煩意亂。

船長老李轉臉對阿民瞄了一眼，想說話，但沒說出來。阿民也不示弱，直起腰，楞楞地看着船長老李，好像很難得找到個機會，這時正好發作一下。

纜繩「砰」然一下丟到甲板上，一縱身，人也跳了下來。

「他媽的，這算什麼？」

我好擔心，老李也不是好惹的，別看他平常難得說句話，惹火了，可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據說兩年前，他

還在興隆號船上，為了跟另外兩條船爭船場鏢魚，一個對三個，混戰了一場。結果門牙斷了三顆，任嘴角淌着血流，連哼一聲也沒有。

儘管阿民處處表現了豪勇粗獷，一旦老李發作起來，阿民也許會自動讓步，我常常想這又何苦？既不敢硬到底，乾脆認輸，何必丟人現眼呢？阿民就是這種人，人家越讓，他愈威風，人家逼近了他，他的吵鬧？就成了咕嚕了。

老李一直面對着他，半天沒說話，可也沒轉臉，雙方僵持了足足五分鐘，老李說：

「幹什麼？你說幹什麼？」

「我掌舵出過錯？」

「我要訓練阿清。」

「好，好，訓練阿清。」

「錯了？」老李的聲音不高，但堅定有力：「這是我的政策，漁滿號上，個個十項全能。」

阿民真夠窩囊，老李幾句話，弄得他啞口無聲，人也楞了，最後慢慢坐下來，長長嘆了幾口氣。

「阿民，你就是氣量不夠。」老李說。

威風沒有了，粗獷的阿民，只有看着自己的腳尖的份了。

老李說過，技藝不壓身，多學一分技術，多一分就業機會，而且，船是大家的整體生命，一旦有了變故，任何人都得隨時補位。

可是，對於這一點，阿民總是想不通。他是漁滿號上的老人，大家都讓他幾分。自從老李來到船上，第一個不服氣的就是他。所以老李的措施，不管對錯，他非反對不可；什麼「同舟共濟」，他根本不懂，他常說，出海打魚，是賺的賣命錢，出了事，誰也顧不了誰！

究竟對錯，我不敢妄加評論，我是小毛頭，年資淺，經驗差，全憑一股牛力，做些笨重工作，老李囑咐什麼，我就照做，阿民教幹什麼，也絕不敢拖延，他們都說我像個揉好的麵團兒，捏成什麼樣子都行，用什麼樣的模子，也都裝得進去。

這有什麼不好？上船學藝，大家都是師父，我能表示意見嗎？

記得第一次上船，媽把我一直送到碼頭上。我心慌意亂，母親一路上說了不少話，可是我根本沒有聽清楚，反正不聽都是那回事，不外乎是一切要聽人家的，不能有稜角有個性，更不能叫苦說累，學到魚撈技術，是我上船的最大目的。這些話在家已經說過許多遍了，但母親仍是一次次說給我聽。

也難怪，父親離開我們太早，母親獨挑大樑，把我養育到十八歲，不是件容易的事。望子成龍談不到，但在老人家心目中，以後成家立業，全都要靠我自己去奮鬥了。

望望攤塞在巷口的漁船群，看着浪滔滾滾的大海，我才曉得去波濤汹涌的大海上，尋找冒險的代價，去建立經濟基

礎，談何容易！

我猛地抓緊了母親的手，鼻樑覺得酸酸的。

「不要怕。」媽拍拍我說：「男孩子，長大了，都要離開媽的。去吧，媽相信你會有辦法，終有一天，你會有自己的船，給你發號司令。」

當時我非常矛盾，到漁船上工作，是我自己的意思。媽一開始是反對，後來看我意志堅決，才三番兩次去找老李，請他給我機會。現在總算等到了時間，我卻有點膽怯了。

不是嗎？生長在漁港，再有出息，也像脫不掉一身的魚腥味，而且風氣感染，誰能在漁船上表現出非凡的身手，才是大家眼中的英雄。寧肯冒險、賣命，大家都沒想到過去外鄉求發展。去也沒有機會，住在漁港，長在漁港，跟工商界，很少能搭上深厚的關係。

「媽，你回去吧。」我說。

母親並沒有立刻回去，她向老李道謝，向阿民他們拜託，後來不知為什麼，猛地轉過臉，匆匆離開了碼頭。

看著母親瘦弱的背影，忍不住的熱淚，撲落下來。母親並不老，四十多歲，居然滿頭白髮了。

「我會的，我會聽話，我會好好學習！」我默念幾遍來鼓勵自己。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驚，發現是阿民。

「想什麼？」

「沒有。」我偷偷擦了一下眼睛：「這天好冷！」

「冷？哈哈……」阿民笑起來：「天冷也會出汗？」

「出汗？」我問：「誰？」

「你！」斬釘截鐵地說：「你的眼睛！」

好難堪，怕阿民看到，他已經知道了。

海面上風大，我不習慣。

「你不該上船的。」

「為什麼？」

「唸的書，給糟蹋了。」

「一個高中畢業生，能做什麼？」我說。

「半工半讀再升學，將來無論幹什麼，都比打魚強。」

「我媽太苦了。」我說：「我不能再讓媽替我操勞了。」

「你小子！」一巴掌拍到肩頭，拍得我肩膀有點酸麻：「就憑這句話，我佩服你！」



「阿民哥……。」

「聽我說，我阿民不懂什麼十項全能，同舟共濟的大道理，我也看不慣有些人那種高高在上的作風。」

牢騷又來了，我將順着點。

「漁滿號上，你是把手。」

「老弟，你還年輕。」他說：「能幹有屁用，能幹不如有人！」

漁滿號上他是老資格，沒當上船長，一直不是滋味。

「慢慢來，總會有機會的。」我說。

「什麼機會？狗屁！」他好像把我當成船主了：「簡直是把人看扁了。」

接着說船長老李讓阿清掌舵，是故意氣他，想教他自動滾蛋等等……。

「阿民哥，你誤會了。」

「事情不是很明顯嗎？」

「讓你休息還不好嗎？」

「小老弟；你不懂。」

我笑笑，沒再說什麼。

「哼！沒有那麼簡單；」阿民附耳悄悄告訴我：「走的也許不是我。」

「有什麼消息？」

「咱們幾次出海，收穫並不好。」

「時運有關係。」

「還有，」阿民說：「以後，怕更困難了。」

「為什麼？」

「人緣有關，」他說：「牆倒眾人推，你信不信？」

「老李得罪了人？」我說：「要不，就是有人嫉妒，他當船長太年輕。」

「嘿！不說也罷，慢慢你會懂的。」

沒頭沒腦的話，弄得人納悶，儘管阿民是付直腸子，但在這節骨眼，他倒能守秘密，再問，也不搭腔了。

想來想去，我弄不清癥結何在。

看着阿民，他有種幸災樂禍的味道。船長仍然佇立船頭，作手式，指導着阿清校正船向。

我暗暗嘲笑，船長所謂的「同舟共濟」，這簡直是一大諷刺！

低氣壓教人煩燥，我說的低氣壓，是人為的。

海面上風浪比先前強，比出海的時候大。加上人為的不調和氣氛，實在令人窒息。

阿清看老李的手勢掌舵，偶爾眼光接觸到阿民，迴避什麼似的儘快躲開。阿民冷眼盯着阿清，倒像很希望阿清出點小差錯才樂意。老李依然佇立船頭，表情嚴肅，仰臉望着遠處，我總認為他在嚴陣以待，等待什麼，我不知道。

好難熬的兩三小時，朝陽向我們露了露臉，又藏到烏雲裏去了。

「阿林！」船長高喊了一聲。

我立刻往船頭跑，想去看船長有什麼吩咐。

真是不巧，一個巨浪湧過來，漁滿號搖搖擺擺，突然被掀起老高。「涮」，又懸空跌落下來。我站立不穩，一下摔了一跤。雙手趕快抓緊纜繩，穩住了重心。

阿民哈哈大笑，老李皺了皺眉頭。

好尷尬，一個新手，隨時會鬧笑話。我臉上一陣熱，看着老李，傲然佇立，像是有釘子釘在船頭的，阿民更顯得非凡，一腳踩在船纜上，頗有金雞獨立的雄姿。

我又一次為阿民叫屈，技術不差，經驗豐富，論年齡也比老李大幾歲，海上的風浪，也比老李多經歷了幾年，不錯，阿民豪爽，沒有老李穩健，但一個漁民直率坦誠，肯做事，能賣力，還要求他什麼呢？可是，老船長退休後，阿民沒有升任船長，船主請來老李，很意外地來領導大家，指揮大家。

「船長，你喊我有事？」我說。

「別老呆着，跟阿清學學。」他說：「多學點，總是好的。」

「是，船長。」

「還有，把艙裏的人喊起來，可以準備了。」

「是，船長。」

「不要老是船長船長的，喊我老李。他說：「大家能在一條船上，就是同一命運，分得太清，就顯得遠了。所以……」

「要同舟共濟。」我插嘴說。

「對，不分彼此！」

「可是，我甚麼都不行，處處顯得笨手笨腳，給您……」

「別說這些，我剛上船的時候，嘔吐、頭暈，根本站不起來。你比我強多了。」他難得說這麼多話，接着，他像是瞞了阿民一眼說：「多跟阿民學學，他是把好手，是全船的老大哥。」

妙了，阿民處處唱反調，但老李像根本沒有發覺，天下有這樣的傻瓜？這種人，能當上船長，難怪阿民看不起他。我突然想起他在興隆號上打架的事，莫非船主就欣賞他那麼點堅強？

不論任何行業，全靠勇氣是不夠的。還要有技巧，有頭腦。幾次一道出海作業，我真看不出來老李有何高明之處。尤其是當領導人，技術差點，不太重要，善於帶人，能讓部屬心服口服，賣力去幹，才是能耐。可是在這方面，老李似乎還沒有表現出來。

天太亮了，茫茫大海，仍是白浪滾滾，漁滿號鼓浪而進，搖晃得越來越厲害。

阿清顯得有點緊張，大冷天，額角光亮的。那是汗珠。按常理，掌舵需要老手了，但阿民沒有主動接替阿清，老李也沒有指派阿民去接替。就這樣似乎苦了阿清，這大風大浪，真正在考驗阿清了。

我看到漁滿號上的不和協，我想起我瘦弱的母親。一旦有點意外，那……唉。我真不該上船的，縱然要上船學藝，也該有新選擇，到漁滿號上來，根本就是種錯誤。

我進艙把阿虎他們喊起來，同時，將眼見的一切，告訴了他們。他們都不像我那樣敏感，根本沒把老李和阿民的小衝突放在心上。

「這樣下去，會有麻煩的。」我重覆提醒他們。

「麻煩？嘿；」阿虎說：「會出麻煩的地方，你還沒有看到呢！」

阿虎不再理我，開始整頓漁鏢等用具，一個個跳上甲板。就在這一剎那，阿虎扯了我的衣角，指了指後方。

看過去，有兩個黑點，跟我們同一航向前進。

「是兩條船？」

「興隆一號和興隆二號。」阿虎說。

「你怎麼知道？」

「衝着漁滿號來的。」

「你真把我弄糊塗了。」

「大家都明白，唯有你不知道。」

「他們想找碴？」我說：「老李不是興隆號上來的？」

「毛病就在這兒。」阿虎說：「興隆號上少不了老李，但老李不辭而別，如果你是船長，心裏是什麼滋味？」

「他們要怎麼樣？」



「很難說，反正他們追蹤而來，絕不是善意的。」

「老李也不是好惹的，他們該知道。」

「人多勢眾，你懂不懂？」

「還有法律！」我偶然冒出一句文詞：「這是個法治社會。」

「那是讀書人的名詞，茫茫大海，海鷗不會說話。」

「那麼……？」

「別擔心，反正你們都不唱主角。」

話是這麼說，但我心裏覺得不安，老李總是漁滿號的船長，任何人的臂肘都不能往外彎。

我不顧阿虎的阻攔，跌跌撞撞地跑到船首，將興隆號出現的情況，向老李報告了。

在想像中，老李會覺得驚訝，會感到不安，可是，他沒有，他連臉也沒轉一下。

「阿林，注意海面，看到有鱈魚出現，立刻告訴我。」

「船長，我是說興隆號……。」

「聽到沒有？我們是來捕魚的。」老李仍沒轉臉，順手拾起魚鏢，開始搜索着前方。

由老李的舉措，我知道漁滿號已進入了作業場。船上大家都忙亂也一陣，完成了一切準備。只有阿民，表現得有氣無力。

老李瞄他，低聲下氣地說：「阿民，前兩次我們的成績，都不理想。」

「能怨誰？」阿民冷冷地說。

「怨我。」老李說：「我一直要開闢新作業場，可是，我不敢冒險。」

「噢？」阿民不屑地說：「難道說，還有別別的漁船，所不知道的地方？」

「書本上的資料記載，是幾個國內外學者新探測到的。」

「人家都是瞎子聾子嗎？」

「不瞎不聾，不肯動腦筋，也差不了多少！」

「那看新船長的了！」

「但願我能使大家不失望就好。」

失望的第一個是阿民，他望望追蹤來的興隆號，不禁嘆了口氣。

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顯然地他比我們的速度快。興隆號船頭湧起的浪花，也比我們高的多。一陣強風掠過，漁滿號漂搖得更厲害，嗚嗚吱吱，簡直像要把船擊垮似的，阿清頭上的汗更多了。浪花濺濕了他的頭髮，樣子好艱苦。

「要幫忙嗎？」我說。

「我還撐得住。」  
浪起浪落，一次次襲擊過來。

就在這時，興隆號掠船舷衝了過去。他們船上一陣鬨笑，留下的迴旋海流，把漁滿號弄得更不穩定了。

我望着興隆號，看到他們是老船長何振雄掌舵。老傢伙，似笑非笑，兩眼盯着老李。

老李向他們打招呼，人家根本沒理。真是丟臉透了。

「媽的。」阿民忍不住，開口罵了一句，欺人太甚！

接着興隆二號，同樣的舉動，同樣的鬨笑。阿民霍然舉起抓着魚鏢的手：想猛然擲過去，但猶豫了一下，又放下了

來。  
興隆號上的笑聲，更響更大了。一而再而三的挑釁，連我這小毛頭也忍不下去了。

我不禁吐了口唾沫，被老李申斥了一頓。

「船長，他們……。」

「讓一步，不吃虧。」老李說。

「為什麼要讓？」阿民說：「割肉餵狼，最後連骨頭也剩不下！」

「狼並不是最凶的野獸；」老李說得很平靜。

「老弟，你在電影上看到過駝鳥沒有？」阿民問我。

答腔會得罪老李，不開口又怕阿民生氣，擠在夾縫裏，可難為了我這小毛頭。

「讓人不是怕人。」老李說。

「躲得快跑得遠：也要點本領！」阿民冷冷地說。

老李臉紅了，想說點什麼，但沒說出來，顯然的，這一回合，阿民是佔了上風。

「魚！一尾黑鯸！」阿虎高興的喊叫。

大家的目標集中到阿虎身上，阿虎又開始報告：「左前方，五十公尺的地方！」

真的，一線黑影，划過浪峯，霎那間又隱沒在白浪裏。

「阿清！轉過去；」老李命令說：「大家準備。」馬力加大了，隆隆的機器聲，壓住了浪滔的呼嘯。

又一次現身，但速度很大，沒來得及擲鏢。

「阿民，看你的了。」老李說：「第一樁買賣，別讓它溜掉。」

「我！」

「可不，除了你，誰也沒有把握。」

根據估計它潛行的方位，漁滿號追蹤了過去。等待，注視，五分鐘後，它又露出水面。

阿民飛快擲出魚鏢，不幸，這次落了空。

就在這時，一陣吆喝聲中，興隆號的兩艘船，一齊擱頭圍攏過來，三隻魚鏢一齊擲出，接着是一陣歡呼。他們放繩索，追趕，終於將近百斤的大黑鯉，拖上了船面。

舊傳統，老規矩，魚是漁滿號先發現的。興隆號攔截捕捉，根本就違背了道義，要不然，他們也該將捕獲物，主動分給漁滿號一半才公平。

興隆號怎樣呢？兩艘姐妹船，打回迴旋，掠漁號船舷衝了過去，留給我們的，是一片譏笑聲。

我以為老李一定會找他們理論。其實，窩囊透頂，他看着人家趾高氣揚的過去，連一句話也沒說。老李的豪勇呢？老李的威風呢？我懷疑以前那些傳統，根本是老李自己吹牛。

「看到沒有？」阿民說。

「阿民，你已經證明他們勝利啦？」

「起碼，搶走了一尾大的。」

「你的意思呢？」

「找他們。」

還是那句老話：「讓一步，不吃虧。」

「讓人總有個限度。」

「人算不如天算。」老李說：「常走夜路，總有一天會遇到鬼。」

「別掩飾了，怕，總是怕！」

「就算吧。」老李沒再跟阿民辯論，立刻命令阿清，改變航向，脫離了現場。

到那兒去，沒有人知道。可以確定的，絕不是回航。

風更強，浪更高，漁滿號的人，都莫名其妙地弄楞了。

「船長。」阿清說：「我們現在是……。」

「怕他們，躲遠點總可以吧！」

大家都沈默了。望望興隆號，他們又駛近了我們。

「怎麼？要回港了？」興隆號的老船長，臉仰得好高。

老李沒說話，作手勢叫阿清立刻脫離。

興隆號上的譏笑聲，留在身際，久久不散。

阿民一下坐在甲板上，喃喃罵着：「媽的，算我倒楣；遇到了這種人，真他媽倒楣！」



## 三

我真不懂老李賭什麼氣？使性子也不該拿大家的生命去冒險。

眼看近午了，老李一直叫阿清航向更遠的地方。先前還看到有幾艘漁船，後來，只剩了漁滿號在航向茫茫大海。

「船長，你不要命，我們可不願意餓魚。」阿民說：「看到沒有，出海愈遠，風浪愈大。」

「阿民，大家把你當老大哥看待，這一次，就算是我求你可以吧？」

出了名的老李，今天真的栽了。先是遇到興隆號，碰了釘子，沒敢聲張，現在又給部屬說好話求情，他這船長，還有多少份量呢？

「你求我？嘿！我阿民算什麼？」

「阿民，咱們試試看，我不相信興隆號把我們壓扁了。」

「你是說……？」

「到另一個地方。」

「要錢不要命的事，我阿民不幹。」

「別人不敢作的，我們敢，是勇氣，別人不行，我們行，是能耐。阿民，誰壓倒誰，到最後才能比較出來。」

阿民真有股牛勁，好壞軟硬，像都不起作用。他氣鼓鼓地坐在船頭，再不說一句話了。

我又一次想到老李所說的「同舟共濟」那句話，這簡直是一大諷刺，認同行是冤家，情有可原，漁滿號上居然四分五裂，實令人寒心。

「阿林，你過來。」虧他老李還笑得出來：「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你去替阿清掌舵，讓阿清幫我。」

「我……我。」

「怕什麼？只要有信心，你什麼都行？」

就這樣我們冒着強風大浪，航向更遠的地方。

三小時的時間，也不過是半個下午，但航行在凶險的海面上，真使人提心吊膽，平常，到這時候，已經該回航了，可是今天，像是還沒到目標區。

我想起家，想起兩鬚蒼蒼的母親。前幾次出海，老人家總是提前兩小時，到港口接我回來，今天風浪洶湧，我們又遲遲未歸，老人家會怎麼想。

我不禁暗暗埋怨老李，如果船長不是他，今天的情況會完全改觀，看來，我上了老李的船，實在是失策！真的，什麼時候回家？能不能回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吃海？我被海吃，都是未知數啊！

我們漁港，就有許多房子，蓋了一半停了工。也有打好地基，一直不曾鳩工建造。為什麼？那是漁人幾次出海，賺了點錢，立意建舍造屋，但不幸事件，接踵而至，人，再也回不來了。

一個大浪襲擊着漁滿號，船舵像失去作用，我急得滿身汗濕，也無法控制漁滿號的平衡。鼓呀鼓的，船首一下翹起二丈高，猛一傾斜，又砰然跌落下來。

甲板上的工具，掀得零亂不堪，船長的手，也被什麼東西擦破了。大家一陣驚叫過後，才看到老李的手背在淌血。「怎麼搞的？」阿民說着，兩手死抱着船舵不敢放開。

「誰也沒辦法。」老李替我說話：「這麼大的風浪！」

「沒用。」阿虎也罵我起來。

除了老李，大家的臉都變了色。老手又怎樣呢？生死關頭，我看到了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船不停地左右傾斜，浪不停地翻滾。望望遠處，像重重疊疊的黑牆，一次次撲過來。仰望天空，天在旋轉，雲在飛騰，倘若再下一陣暴雨，後果真不敢想像。

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的生命，的確太廉價了。不，應該說犧牲得不值得。

「右轉，航向東南。」老李下達了命令。

阿民忽然起立，跌跌撞撞地衝到我身邊，一掌推開我，他將舵搶到手上。一百八十度轉彎，顯然他決定回航。

老李也跑過來，他像不再讓步，他不允許阿民自作主張。

「魚，一尾大的！」阿清高喊：「四點鐘位置，五十碼外！」

「真的，我也看到了！」我說。

大家忘記了危險，也忘記了不愉快事件，老李站在船頭，舉着魚鏢，隨時準備擲出去，阿民校正航向，加大馬力，對準目的物狂追。

目標消失了，但我們沒有放棄。

第二次浮出水面，是在五分鐘後。

阿清擲出魚鏢，只差二尺，落了空，老李補了一鏢，鏢中了黑鯿的前肋部位。

「啊！」大家歡呼聲中，趕快放繩索，順魚游的方向追趕。

簡直像上天在考驗我們，第一條黑鯿尚未撈上船，前方又發現了目標。追蹤、擲鏢，往甲板上拖魚，忙得大家喘不過氣了。

時間過得真快，二個小時後，漁滿號上，居然平躺着四尾大鯿魚。

「回航！」老李說。

「你是說就近開往××港？」阿民的臉上，第一次看到了笑容。

「怎麼來的，怎麼回去。」

「天快黑了，這麼大的風浪……。」

「我來！」老李把舵接到手上：「你們都該休息了。」

太興奮太激動，沒有一個人願意進艙，幾次出海，今天是第一次豐收，看看捕獲物，大家忍不住想去摸摸它。這時，我才深深體會到，漁人們明明知道海上危險，為什麼要欣喜若狂地出海作業了。

## 四

乘風破浪，回到港口，已經是夜晚十一點了。晚不要緊，奇怪的是今天港外的風浪，反而更猛烈。如果勉強靠岸，說不定有傾船的危險。幾次試探，都沒成功。老李臨時決定，改航附近的一個小漁港靠岸。

萬萬沒想到，當我們接近港口時，我們又遇到了興隆號。

他們仍是搶到的那一條黑鯧，但人員神色疲憊，顯然也在海上掙扎了一天。像未發生過任何不愉快事件一樣，老李微笑點頭，先向興隆號的老船長打招呼。

「得意什麼？」興隆號的老船長說：「忘本的東西！」

「你這是……？」

「有什麼好高興的？我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十尾！」他說：「你小子，難道不知？」

「我知道，大伯您說的全是真的！」老李說：「以後……。」

「狗屁，你少在我面前賣乖。」

「老船長，你這就不夠意思了。」阿民一下火了，直楞楞地頂了過去：「讓人總有個限度，你，欺人太甚！」

「阿民，不准你說話。」老李說：「對長輩不能不懂禮貌！」

「什麼？你損我？」老船長說。

「大伯，我那兒敢。」

「諒你也……。」

「什麼東西，」阿民吐了唾沫：「呸。」

「好，既然我不是東西，今天我要教訓你們！」老船長猛然抓起一隻魚鏢，「嗖」一聲，擲向阿民。誰也想不到他會如此兇狠，我不禁驚呼一聲。漁滿號上的人都楞了，唯有老李，他縱身一跳，臂肘托開了飛來的魚鏢。

接着第二隻魚鏢飛過來，目標是老李。老李橫跨半步，依然用手去擋，毫髮之差，魚鏢雖沒擊中，但我發現老李



的臂肘，開始往外淌血。

掠興隆號船舵划過去，我們再沒聽到鬨笑聲。當老船長第三次揚手時，突然他自己的手軟了，兩隻魚鏢同時落在老船長自己腳前。

誰也沒有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停頓了一下，我們才看到老船長的手腕受了點傷，我們漁滿號上的一隻魚鏢，到了興隆號上。

「進港。」老李仍像沒發生什麼事，平靜地說。

只有發呆的老船長，一直盯着老李的背影。張大着嘴，很久沒有合攏。

我拉拉阿民的袖子：「船長還隱藏了一套。」

「可惜沒對準老傢伙的前胸。」阿民的氣仍像未消。

「人麼？」阿清說：「阿民，人不是魚。再說他總是興隆號上下來的。」

阿民像忽有所悟：「對，你說的對！阿清！」

阿民拍拍我的肩膀：「老弟，你懂嗎？」

「我懂，我當然懂！」我開了阿民一次玩笑：「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船主沒讓你當船長的原因。」

「你……」巴掌拍在我肩上，阿民粗壯有力的手，拍得我筋骨發麻。

我望着大海，強風推動着白浪，浪峰湧起很高，好像每次都接觸到了天空，大自然的力量，讓人敬畏，靠它討生活的我們，明天，仍要向它挑戰。

評語：

以青年阿林初上漁船出海作業的聞見為內容，以新船長老李為主角。老李初長漁滿號，既要容忍，平伏老船員的桀驁不馴；又要面對興隆一號、二號的惡意挑釁，以及險惡莫測的風浪。憑着老李正直不阿的作為，忍辱負重的精神，高瞻遠矚的眼光，終於克服重重的難關，達成任務，獲得全體船員的尊敬，闡發了「同舟共濟」一語的意義，寫來頗能扣緊讀者的心弦，但文字略嫌粗糙。

短篇小說



廖韻芳

45. 3. 18. 生

台灣雲林縣人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衛理女中教師

作品／

變奏的驪歌（中央日報社出版）

## 孤軍

短篇小說第二名 廖韻芳

「我們決定在下學年開一門有關中國文化的課程，供台灣和香港來的學生選修，你願意擔任這門課程的老師嗎？」對這個消息，韋羣十分意外。不過，早在九個月前就決定：要在這一年好好表現，以實力、愛心引發學生對中文的興趣；等勢利的校方需要自己時，再很有尊嚴的回他一句：

「不！」

「不！」字正要出口，韋羣腦中一閃：中國文化！台灣來的學生，這和原來教美國高中生華語不同。韋羣心想：要謹慎行事。

「我想了解比較詳細的情形。」

「這是我們和貴國石組長商量的結果。我們期望你擬訂一年的教學計畫，也可提出你希望的待遇，石組長相信：這門課對貴國來美的高中生，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一年來，韋羣一直提醒自己：這個工作是代表中華民國，要服膺教育部的指示。既然開課是石組長的建議，貿然拒絕，並不妥當。韋羣說：

「容我考慮幾天，好嗎？」

克利校長伸出大手，緊緊把韋羣的手包住。第一次在臺灣感受到這股熱忱，韋羣曾經很感動，此刻，卻有些麻木了。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這一年的點點滴滴，一頁一頁掀開來。

※ ※ ※

當校長告知姊妹校這個工作機會時，條件是：供吃、供住、有公務車，年薪則只有一萬美元。韋羣並不在意酬勞，只是對遠渡重洋，面臨全新的挑戰，有些猶豫。愛倫卻極力贊成：

「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開拓視野，增加英文能力，別人求都求不到，你為什麼不去呢？」

問父親，老人家說：

「男兒志在四方，當年我身無分文來臺灣，還不是成家立業，紮了根，怕什麼？天無絕人之路。」

韋羣個性比較淡泊。大學時代開始，親戚常愛問念什麼，一聽是中文系，大家就嗯啊哈的，「沒出息」三個字就明寫在臉上，韋羣從來也不在乎。可是，他最怕的就是被爸爸和愛倫看不起，畢竟這是自己最愛的兩人。韋羣一咬牙，就接下這個工作。

短短三個月，忙著補習英文，又去上華語研習課程。在拿到駕照那一刻，信心有了，對於美國，也有著憧憬。沒想到下飛機後，竟被塞到醫務室住，韋羣當場傻了眼。

白天，生病的學生來來去去，根本沒有休息的空間，晚上靜下來，還得聞著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入眠。初來乍到，韋羣不敢抗議，先安慰自己：這大概是暫時的安排。一晃過了兩個月，校方毫無動靜，眼看愛倫即將帶著小力來美，韋羣只好找醫務室的護士求救。她一直很照顧韋羣，一聽立刻哇哇哇抱不平。

「你怎麼現在才說呢？當初說好供住，又答應你家人可以來，當然是該為你們在校外租房子。我支持你去爭取，行政單位常是推一步才動一下。」

韋羣決定先找琳達談談。在臺灣見到的她，身為學校發展部主任，淺灰的眸子散發出熱情，笑容幾乎要把人融化。可是，當韋羣提起房子時，陽光不見了，她塗脂抹粉的臉上，罩著一層薄霜：

「合同上的規定是：校方只提供你個人的住宿。」

「在臺灣的時候，克利校長同意我可以帶家人來，而且，九月初見到校長，我曾請示：九月可否接我太太來，他說當然可以，只是還在找適當的房子。」

「不！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克利博士沒告訴我。」

韋羣從小就聽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一直相信美國人絕對講誠信，口說為憑，不必立在合約裏，沒想到琳達來個死不認帳。不想把場面弄僵了，韋羣退而求其次。

「如果我自己租大一點的房子，校方是否可以提供我個人的房租？」

琳達的灰眼珠動都沒動：

「我們沒有這種先例，那要看情形再決定。」

韋羣把結果告訴護士。護士要了合約，仔細讀過，說：

「合約上沒有明列房子的事，既然克利校長口頭答應你，你不妨直接找校長談。」

韋羣立刻和校長秘書約定，三天後去見校長。第二天，琳達約見韋羣：

「你找校長做什麼？」

「談房子的事。」

「我不是告訴過你，還問什麼？」

琳達面露不悅，韋羣不甘一再退縮，挺直脊背：

「我回去細看合約，並沒有講明是提供個人或家庭。」

「依照慣例，那就是指你一個人。」

韋羣再度提出補助個人津貼，琳達連看情形都不提了，斷然拒絕：

「不行！學校只租房子給老師住，不給老師錢。而且，校長吩咐我全權處理你的事情，請你不要去煩校長。」

韋羣一時也爭不來，把此事告訴教會弟兄曉平。他勸韋羣回臺灣算了。他分析：在這裏租房子，一個月起碼要五百美金，而韋羣的月薪只有九百美金，如何支付的起？與其在美國當廉價勞工，不如回去教自己的國人。

聽說這個中文教師的席次，原是中國大陸的老師擔任，教的全是簡體字。教育部好不容易才攻下這個據點，若是輕言放棄，恐怕對不起國家。左思右想，韋羣決定向石組長稟告此事。石組長隨即約見韋羣：

「目前的待遇是比較差，不過，有個去年來的老師，今年已經調到一萬六千美元，算是不錯的啦！為了固守據點，我們常常得犧牲去做事。」

韋羣坦白說明：愛倫為了準備來美，已經辭去工作。而且，兩人積蓄不多，總不能舉債度日。石組長拍拍韋羣肩頭

「我已經代你向部裏申請一年五千美元的補助，原來的一萬元的確太少了。就請你委屈求全，替國家打這一場艱辛的仗，好嗎？」

面對這位藹然長者，想想國家在外交上的困境，韋羣決定：無論遭到多大的困難，都要撐完這一年。

在愛倫來到的前兩天，韋羣終於找定房子。十坪左右，臥室、餐廳、廚房全在一起，冬天的暖氣也包含在內，要價四百五。租定以後，曉平夫婦送來電視、鍋、碗、桌子，韋羣連連稱謝，曉平說：

「這都是前人留下來的，你就湊和著用。尤其是電鍋最好不過，一鍋雞湯解鄉愁啊！」

「溫暖的同胞愛，稍稍彌平韋羣所受的委屈。接回愛倫，韋羣抱著小力親了又親，兩個月不見，小力會說更多的話

了。他勾著韋羣的脖子說：

「勺勺勺，我好想你，好想你喔！」

一家人終於團聚，韋羣很滿足：多花點房租沒關係，親情勝於一切。愛倫卻嚥不下這口氣：

「我一定要爭個是非曲直，否則，我四年新聞系算白念了。」

大三時，每天到教室去等愛倫下課，再千里迢迢送她回淡水，愛的就是她臉蛋甜美，個性卻充滿陽剛之氣。結婚時，許多好友開玩笑說兩人是互補，韋羣也不以為意。有一回，愛倫偷存私房錢，卻在換戶頭時被扒走，韋羣知道了，難過愛倫竟不能信任自己。愛倫說：

「如果我眼裏只有金錢，就不會選擇嫁給你。可是，為了將來，我們必須多存點錢。你從小溫飽不成問題，從來不害怕沒有錢用，出手就比較大方。而我呢？有三年我被送到遠親家，十歲不到，就得學看人家的臉色，和表哥吵架，我就是用拳頭和他們對打。我從小就懂得：錢很重要。我不佔人的便宜，可是，該給我的，我也絕不吃虧。」

不吃虧的原則下，愛倫堅持要力爭。韋羣說：

「教育部已經答應要補助五千元。」

愛倫回答：

「這是兩回事，你為美國人做事，他們就該依據原來的承諾履行，憑什麼我們要政府補助，由著他們佔便宜；如果爭取到了，我們可以把錢還給政府。」

韋羣覺得頗合情理，第二天，就開始另一波行動，果真讓事情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愛倫先透過曉平夫婦，找到熟悉法律的陳先生。陳先生指出：依照工作時數來看，薪水低得足夠到地方法院去申告。而且，琳達阻止韋羣去見校長，算是越權。他建議韋羣再去和克利校長面談，如果得不到合理回應，就不惜背約返台，或對簿公堂，公諸報端。

為了使說理更為周延，韋羣先擬妥一封信，並請幾位友善的美國同事過目。他們都贊同韋羣提出，其中一位雙語教師叫克莉絲，自告奮勇說：

「我懂中文，我可以協助你們翻譯、溝通。」

韋羣有所顧忌：

「萬一讓琳達對妳不高興……」

克莉絲毫不在意：

「我不怕。而且，她這樣做，太丟美國人的臉，我應該彌補一下。」

這些坦率善良的同事，使韋羣恢復不少對美國的信心。也了解：在那個國家都一樣，有人為了利益耍手段，也有人敞開心胸，樂於付出。



韋羣備妥信的正本和副本。正本準備呈給校長，副本知會琳達。在見校長前夕，韋羣就先將信寄給琳達，因為同事們都說：琳達轄管全校最大的部門，預算最多，許多費用，都可由她全權決定。

在見校長之前，琳達果然搶先一步，攔截韋羣。起先，她仍咄咄逼人：

「我們不接受威脅，在本地，我們有很好的律師，不怕打官司。如果你們要回國，我可以付機票……」

韋羣已在心裏做好回國的打算，因此，針對合約的不周延侃侃而談。琳達轉而指責：

「你也改變了我們彼此的約定。你原來說是家人十二月來，因此，我計畫：你九月先來，如果工作表現良好，再讓你十二月接家庭來。」

韋羣反駁：

「十二月接家庭來，是我基於自己適應問題，做此計畫，並不是你們要求我必須如此。而且，我九月覺得適應沒問題時，我請示校長接家人的問題，他回答可以……」

琳達答不來，場面一時僵住了。克莉絲說：

「我等一下有課，是不是可以借一步，先和主任說句話……」

琳達和克莉絲進去內間。韋羣整理一下自己思緒，決定退而要求十二月到五月的房租。約莫十分鐘左右，克莉絲離去，琳達也出來了。韋羣說：

「改變計畫是我的疏忽，我願意付九月到十一月的房租。至於十二月到五月，我還是期望校方能遵守諾言。」

琳達乍然綻出笑容，說：

「過去的事，就不用談了。我願意付你九月到明年五月的全額房租。」

對這陰晴不定的臉龐，韋羣心頭仍忐忑不已，也不知她葫蘆裏賣什麼藥。禮貌性推卻九至十一月的房租，琳達竟然站起身，來握韋羣的手：

「冬天快到了，你們需要準備冬衣、皮靴，這裏的风景又很美，你可以帶家人四處遊覽。」

韋羣幾乎要手足無措了，琳達又說：

「公寓還好嗎？要不要換大一點的？家俱夠不夠？要不要毛毯……我是你們最好的朋友，有什麼需要儘管來找我。」

韋羣直說謝謝，臨走時，琳達送到門口，還來個美國式的擁抱，韋羣算是見識：什麼叫翻臉如翻書了。

愛倫在辦公室外焦急等著，韋羣告以前後變化。愛倫說：

「克莉絲的話是關鍵。」

問起克莉絲，克莉絲調皮的眨眨眼，說：

「很簡單，我只是告訴她：如果想繼續在臺灣招生、作生意的話，就必須在這件事妥協。」

韋羣恍然大悟：克利和琳達遠赴臺灣締結姐妹校，兩年裏陸續招來十幾個臺灣學生，包括食宿，一年收費約一萬七

千美金，也難怪琳達要拉攏臺灣。看來，經濟不僅在外交上可做利器，在傳播文化的戰場上，也功不可沒。經歷房租事件後，韋羣更加期許自己：要在工作上好好發揮，唯有教好中文的課程，能吸引學生，才能得到琳達的尊重。也唯有真正傳播中國文化，才不辜負政府的一番苦心。

※ ※ ※

第一堂課時，班上只有五個學生。除了由簡單的會話著手，韋羣還準備了扯鈴、中國結、詩詞的錄音帶，連體育老師提供的獅頭，也派上用場。每一種都作示範，果然引起學生的興趣。第二週，陸續又加入四個學生，其中有個坐輪椅的孩子，特別引起韋羣注意。韋羣提供幾個中文名字，他選擇了柏康。

在國內時，就聽說美國孩子比較早熟，在感情方面也開放得多，上幾堂課下來，韋羣發現此話一點不假。吱吱喳喳個沒完，那是不用說的，還有女學生在上課時，拿面鏡子化起妝來。下了課，男女學生當眾接吻，根本無視於熙來攘往的人羣，州政府還特別做許多海報，提醒學生，不要太早把自己推進性行為裏，也指出：一年之中，常有幾千名中學生父母，還未成年，就要當爸爸、媽媽，難免衍生許多問題。對這些海報，學生們一笑置之，仍然是到處相互擁抱，或坐或臥，毫不在意。在這一羣面孔成熟，行為卻頗稚嫩的學生中，柏康獨來獨往，臉上帶點憂鬱，就顯得格外特殊了。

和愛倫談起，愛倫說：

「找個週末，我們請學生到家裏來包水餃。」

愛倫到美國以後，成了韋羣最好的幫手。在臺灣時，愛倫一向講究男女平等，她煮飯，韋羣洗碗；她洗衣，韋羣拖地；即使是吃泡麵，韋羣也得自己張羅碗筷，理由是：兩人平均分擔家事，才不會阻礙女性的工作和進修。對愛倫這項原則，韋羣覺得蠻公平，有時，韋羣更會自己照料小力一天半日，讓愛倫讀書、游泳、或去做個臉。來美以前，韋羣曾經耽心：如果工作壓力太重，愛倫必須獨力料理小力或家務，完全失去自我的時間，會不會引起夫妻爭吵？試探問過愛倫，她居然大笑：

「拜託！你別把我當大女人主義好不好？」

除了本校的工作，韋羣還必須巡迴五個州立高中兼課，每天跑一個地方，光開車就夠累人的。愛倫不但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條，讓韋羣無後顧之憂，而且，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認識不少朋友。對她的辛苦，韋羣也說幾句甜言蜜語，愛倫故意調皮地說：

「夫妻嘛！本來就是要有難同當。」

在異鄉，一家人的情感更加親密，倒是韋羣始料未及，而愛倫的辦事效率更令韋羣佩服。她才提起包水餃，沒幾天就催著韋羣說：

「快點安排吧！我已經學會做餃子皮了。」

聚會那天，九個孩子全到齊，七手八腳忙著和麵、擀皮兒、調餡，搞得麵粉滿天飛，醬油和醋都分不清。在笑聲中，彼此更熟悉，柏康偶而也會咧嘴笑兩聲。韋羣原來耽心：小力太小了，會不會問起柏康的腳，造成尷尬。沒料到柏康竟對小力很有興趣，兩人在角落裏玩些新鮮的把戲。開始把餡包到皮裏時，韋羣一面示範，一面解釋中國人吃元寶求福的習俗，還提到在餃子裏包錢，誰吃到就代表一年都很有福氣。愛要寶的約翰說：

「要不要把錢吃下去？」

韋羣猛搖頭，小力在一旁突然冒出話來：

「媽咪說：錢不可以吃，上面有很多細菌。」

由細菌聊到中醫，又談到國術、功夫，學生問題好多，韋羣幾乎要招架不住。直玩到下午才回去，臨走時，韋羣送他們到門口，柏康拉著韋羣的手說：

「Hey! You are a good guy!」

送走學生，愛倫一面收拾碗盤，一面說：

「有機會多照顧柏康，他爸爸死在意外事件，媽媽再婚，繼父遊手好閒……」

「妳真是不忘記者的本行，才一個下午，就挖出這麼多資料。」

「我很想幫助他呢！你記得春田嗎？」

韋羣點點頭，愛倫又說：

「春田妹婿是美國人，老遠跑到台大來念中研所。他以前是嬉皮，到處流浪，偶而的機會接觸我國的東西，竟然迷上我國的文化，而且生了根，娶了中國老婆，在婚禮上淚流滿面，說是他一輩子的福氣。」

在臺灣教慣高中，常和學生談國事、論人生，來這兒由最淺的火車、汽車、飛機……教起，偶而穿插一些扯鈴、踢毽子，韋羣曾經覺得矛盾：這是雜耍？或是在傳播文化？經過愛倫一席話，韋羣心中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扮演啟蒙的角色，或許能引發這些高中生的興趣，說不定也會改變他們的人生呢？

一晃眼就到中秋節，韋羣對學生提起過節的故事。回到家，竟然接到一個包裹，原來是老同事寄來的。一盒小月餅，一套小力的休閒服，還有新聞局出版，介紹臺灣的錄影帶。更珍貴的是：她們合寫一封信，由家事、學校談到最近政局的發展。

韋羣好感動，拼著第二天的教材還沒備好，連夜回信，直到東方既白。

在課堂上先放風光、民俗介紹的錄影帶，隨著報導，彷彿穿梭在臺灣的大街小巷，蚵仔煎、肉絲麵看起來都那麼可口，每一處風景區也都乾淨清爽，令人魂牽夢縈。

另一捲是介紹臺灣這幾年在劇場上的發展，包括雲門、雅音、蘭陵、當代傳奇劇場……等，韋羣將國劇排在下學期才上，因此，先在家裏和愛倫看過一遍。當中有林懷民接受訪問，他用臺灣腔很濃的英語，講述自己創作薪傳時的心路歷程，幾度語氣哽咽，眼中閃爍著淚光。韋羣心中也洶湧澎湃，偷眼瞧愛倫，她正在拭淚。韋羣憶起：有一回聽傳奇劇場製作人林秀偉演講，有個觀眾提出尖銳的問題：

「對於周先生的死，你的感覺如何？」

周凱為了替慾望城調燈光，從高空摔下，二十幾歲的生命，犧牲在自己的理想下。問的人也許是要提醒劇場的安全問題，卻惹得林當場哭了起來，良久，才稍平復：

「我經常眼睛一閉上，就看見周凱。排練時，我們通常工作到深夜，一起去吃宵夜，周凱為了替團裏省錢，天天都只肯叫饅頭吃。出事那一晚，他是因為剛替雲門打過燈光，很累、很累，我勸他讓助手做，他堅持要自己來……」

說著、說著，林泣不成聲。好一會兒，才又說：

「我常在想：如果國劇界的老師傅肯支援我們，別把我們當旁門左道，或許就可以避免這個悲劇。這條路，我們走得很辛苦，也很寂寞……」

那一幕，韋羣一直深深記在腦裏，此時，重新咀嚼，才懂得什麼叫寂寞。美國的同事還算友善，也很會贊美韋羣：

「你的英語基礎很好。」

「你的孩子真可愛。」

談話多半止於寒暄而已，文化背景不同，使韋羣很難談更深入的話題。在臺灣，是和社會一起呼吸，在美國，努力看電視，只是為了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對於愛倫和小力，韋羣也覺得過意不去。原本住在學校宿舍裏，小力有許多玩伴，還有眾多阿姨呵護，來到這兒，連孩子都寂寞得多。

幸而，在將近新年時，小力已經會講簡單英語，也和幼稚園玩伴溝通無礙。在工作上，韋羣也得到很好的評價，尤其是巡迴教學的公立學校中，有兩個校長特別賞識韋羣，主動聯絡地方報記者來訪問韋羣。回想在臺灣時，每到家長會，英文、數學老師的辦公室總是擠得水泄不通，國文科辦公室卻門可羅雀。習慣了被冷落的滋味，卻在異國上報，韋羣感覺很新鮮。剪下報紙，寄給父親和徐校長，付郵時，不禁啞然失笑，來這兒半年，竟也學會了西方人的自我推銷。

州立高中的中文教師計畫是由琳達提出，目的是為了改善私立學校在地方上只收高學費、不願付出的惡劣形象。琳達原來就言明：經費所限，只能辦一年。沒想到這兩位公立學校校長，竟在三月發動簽名，希望在下年度繼續中文計畫。琳達堅決表示：沒有這筆經費，因此，韋羣早就計畫：四月介紹國劇、玉器……等較深的課程，以便五月結束時，學生對中國文物能有較完整的概念。

三月初，柏康聽說韋羣不留下來，不斷在課後找韋羣：

「給我深一點的教材，好嗎？」

柏康的語文能力很強，愛倫又常教他，已經認了許多中國字。這一天，柏康到家裏來，問起韋羣：「我如果到大學選修中文，將來到臺灣去，你贊成嗎？」

猛然一問，韋羣愣住了。當初自己選擇中文系，實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氣。叔孀舅姑常來耳提面命：

「你還是轉系吧！念中文連老婆都養不起。做人要懂得實際，男人不比女人，家的擔子全得一肩挑。」

畢業後，好歹找了個職校的工作，勉強填飽肚子。年終不發獎金，因為學校養豬，就拿豬肉當禮品，主任、組長甬提了，眼看教術科的分前腿肉，自己拿五花肉，韋羣不禁懷疑：當年的堅持理想，是否太過天真？

幸虧後來轉入上軌道的教會學校，否則，韋羣還在教會裏討生活。所以，每當學生想念中文系，韋羣的反應不是高興後繼有人，而是提醒她們要思索清楚。韋羣也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柏康：

「在我的國家，這是很冷門的科系，將來的出路可能就是教書，而在你的國家，教書也是十大冷門工作之一。」

柏康毫不在意：

「只要喜歡就好，做生意我不愛，賺再多的錢都沒有用。」

居然在異國碰上一個同樣固執的傻小子，韋羣十分高興，卻不忘再提醒：

「中文很深奧，不是只有詩詞而已。等你上完高級的課程以後，會有很多專書，都蠻艱深的……」

「沒有關係，反正我試試看。你不是認識一個美國人，拿到你們國家的碩士嗎？」

柏康由憂鬱轉為充滿信心，韋羣相信愛倫下了不少功夫。等柏康一走，韋羣誇愛倫：

「妳真像拿著魔棒的仙女，輕輕一點，柏康就變了個人。」

愛倫說：

「大概是我的身世和他相近，比較投緣吧！」

韋羣不太明白，愛倫又補充說：

「爸爸去世後，媽媽不到一年再嫁了。我那一年才八歲，只覺得媽媽不愛我，對爸爸也很無情。這個念頭在我心裏盤了九年，我過得好不快樂。不管那個老師開導我，都沒有用。一直到高二那年，在母親節活動上，聽著一首一首歌頌母親的歌，我突然淚流滿面。剎那間，我了解媽媽所有的苦楚。我想柏康也是一樣，年紀一到開了竅，別人說的道理，就都聽進去了。」

第一次聽愛倫說起童年，韋羣終於明白：愛倫為什麼總是好強，為什麼總是說一不二，毫不讓步。憐惜地拉過她的手，韋羣決心要讓愛倫的後半輩子快樂。當初主張要來的是她，如今要回去了，愛倫會同意嗎？韋羣終於提出猶豫許久的問題：

「許多國內的朋友勸我：找別的機會留下來，妳呢？妳想不想留在美國？」

愛倫反問韋羣：

「你的看法呢？」

韋羣整理一下思緒：

「和教育部的約定只有一年，我不想為教育部添麻煩。不過，公立學校一直希望我留下來，事情或許會有變化……」

愛倫依舊是乾脆的脾氣：

「那不就結了？如果政府需要我們，我們就留下，等小力大一些，我可能去修一點課。如果找別的名目留下，在這裏當三等車人，也沒什麼意思。」

愛倫的想法，使韋羣卸下心裏一塊大石頭。三月中旬，琳達正式告訴韋羣：中文教師的計畫到五月結束。韋羣立即和徐校長聯絡，做回臺準備。

四月初，克利校長約談韋羣，韋羣原以為是例行談話，沒想到竟是續約的通知。

※ ※ ※

回到家裏，韋羣還沒來得及開口，愛倫就說：

「剛才琳達打電話找你。」

韋羣把新發展告訴愛倫，愛倫說：

「你就先擬個計畫吧！反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自從房租事件以後，和琳達見面，彼此表面熱絡，韋羣卻有些害怕。打電話給她，琳達的聲音充滿笑意：

「恭喜你！克利博士一定通知你明年的計畫了。」

「對不起，我還不清楚計畫細節。」

「你的表現傑出，州立高中一再希望我們延續中文教師計畫，我們也很欣賞你，你如果能繼續為我們服務，就太好了。」

韋羣仍是將信將疑，只能禮貌回答：

「謝謝！」

「請你儘快擬出教學計畫，待遇我們可以再談。」

這是加薪的暗示，韋羣弄不清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打電話向石組長請示，石組長叮囑先做教學計畫，至於待遇，



可參考調薪幅度提出。而且，石組長也提醒韋羣：多開了課，再維持公立學校的中文課，負擔加重二分之一，在待遇中要列入考慮。

徐校長辦學的大廓無私，是韋羣所欽仰的，因此，也打電話向校長請示。校長一口答應：

「你若要回來，我一直是保留你的職位。你若要留在那兒，我也覺得很好，同樣是為國家做事嘛！」

既然徐校長也同意，韋羣就熬了三個晚上，提出教學計畫。深思以後，將待遇訂在一萬九千美元，雖然是自認合理要求，但是，仍預想琳達會殺價。不料，琳達看過教學計畫，連連稱好，對年薪也說：

「非常合理。」

事情順利敲定，曉平很高興：

「你能名正言順留在美國，是我們大家的福氣。我打算在教會籌設週末中文班，你就是當然的師資囉！」

有些朋友向韋羣說恭喜，多數都是針對韋羣能順利留在美國。韋羣只覺得肩頭擔子很重，並沒有興奮的感覺。這一年來，聽多了中國人為了居留，任由美國人剝削的例子，心中仍然忿忿不平。愛倫安慰韋羣：

「這次，她畢竟是答應了合理的待遇，美國人講究能力本位，你這一年的表現，我想琳達是刮目相看，不敢再欺負你了。」

韋羣默然不語，總感到其中另有文章。幾天以後，琳達找韋羣：

「今年暑假，會有十幾名臺灣的國中生來上短期班，我想請你負責她們的生活輔導，而且，要鼓吹她們來本校讀書。」

韋羣並不贊同小留學生，因為國中生正是人格逐漸定型、又最容易認同偶像、同儕的時期，遠離父母和自己的國家，常易滋生許多問題。對琳達今天分配這個任務，韋羣頗感為難。而琳達擺明了是指示的口氣，並不是商量，韋羣只好暫時點頭。回家對愛倫提起：

「我們的旅遊計畫，可能要泡湯了。」

這個計畫是早就安排好的，愛倫立刻叫起來：

「為什麼？」

「臺灣有學生來短期進修，琳達要我負責。」

「你沒告訴她：我們要去旅遊？」

「算了，她答應一萬九的年薪，一定是早就算準：要我替她招生。」

「當初和你談的時候，並沒有提這件事，要帶多久呢？」

「一個月。」

「開玩笑，這又是壓榨嘛！」

韋羣苦笑：

「她擺明是要我拉學生，問題是：來這裏一年，我發現他們在臺灣宣傳的：相當於建中、北一女，根本是吹牛，我總不能昧著良心去騙自己的孩子。」

愛倫眼睛骨碌碌轉兩下，說：

「正好，我們就犧牲假期，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學生。」

「不好吧？這會牽涉到姐妹校問題，還有教育部……」

愛倫搖搖頭：

「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是要毀謗這個學校，它的確是有優點，譬如說：小班制，老師也滿有愛心，只是，它並不像宣傳所說的：將來都可以申請一流的大學，也許父母不在意高學費，還是願意送孩子來。」

愛倫說的頗有道理，韋羣也就不計較工作量增加，開始參與接待學生的會議。在會議中，琳達再三提出至少要招收十名學生的要求，無形中的壓力，讓韋羣幾乎喘不過氣來。

五月上旬，聽說克利和琳達又到臺灣去了。韋羣知道：必然又是為了開拓市場，也不太在意。五月七日，打電話給

徐校長時，校長說：

「克利校長說你的表現很好，他還說：他們一年為你花五萬美金是值得的。」

五萬美金？韋羣乍聽以為自己耳朵出錯，再細問，徐校長說：

「我也沒細看，反正房租、油錢、教材費全列上去，他們說去年花三萬多，今年要花五萬，我想是要向教育部要求

補助吧！」

「他們憑什麼向教育部要錢？」

徐校長覺察出韋羣的情緒，立刻寬慰韋羣：

「唉！弱國無外交，我們在外交工作上，不也是出錢、出人，最近才爭取到幾個小國家。文化工作也是一樣，必要的時候，只好犧牲一點，才能圓滿。」

擱下電話，韋羣氣得都可聽見自己喘息的聲音。冷靜下來，仔細算清楚費用，今年房租四千五，年薪一萬、油錢、教材費、頂多是四千，其餘的預算分明是灌水。打電話給石組長，石組長證實，克利的確向部裏要求一萬五千美元的補助。

琳達的善於算計，韋羣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一面向臺灣招收學生，收取高學費，一面向教育部要錢，韋羣等於是拿教育部的薪水，為美國人賣命工作。

整個晚上，韋羣輾轉反側，回去的念頭，一直盤桓不去。深夜時分，四周靜悄悄，屋外傳來蟲鳴的聲音。這裏的生活環境的確很好，秋天，徧谷楓紅；冬夜，白雪皚皚，春、夏兩季，小力又可在綠油油的草地上馳騁。回去，卻得面對

擁擠的交通，污濁的空氣，徐校長說要犧牲一點自尊，曉平也勸自己留下來，他說只要忍耐幾年，就有永久居留的機會。從來沒有久留的打算，也不曾嚮往過，真正有了機會，想要放棄時，才發現抉擇千般困難。

韋羣翻個身，正對上愛倫紅紅的眼眶。韋羣把愛倫攬到懷裏，自己的執著理想，讓愛倫無法安定，微薄的薪水，也讓她缺乏安全感，韋羣只覺得心中萬般不忍。伸手為愛倫拭去淚水：

「妳喜歡這裏，不想回去？」

愛倫拼命搖頭，接著抽泣起來：

「看你這麼痛苦，我好難過。當初，我不應該叫你來。」

「不！這些歷練，對我來說是值得的。以前，我因為不在意名利，以致處處退讓，竟然被形容像糝一樣，怎麼捏都可以。來到這裏，我才學習要據理力爭，否則，只會被踩在腳下，永遠不得翻身。」

愛倫凝視著韋羣，半晌才說：

「回去吧！我好想回去。」

韋羣點點頭，朦朦朧朧睡去。被電話鈴聲吵醒，才六點多鐘，原來是劉老師從臺灣打長途電話來。她是愛倫的高中老師，又和韋羣是同事，亦師亦友，特別關心韋羣：

「韋羣哪！我們聽校長說：你在那裏受了委屈，那就回來呀！」

韋羣心裏滿滿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我是打算回去，可是，學校新聘老師沒？」

劉老師聲音很甜美，一句一句熨平韋羣的心：

「今年很缺老師呢！原來你說不回來，校長就找了幾個來試教，都不滿意，沒有一個比你適合哪！回來國內教，一樣也是為國家貢獻，當然啦！如果你希望留在那裏，我們也會支持你，只是，知道你被欺負，大家都好心疼。」

聽著劉老師的話，韋羣好像又回到那間十個人共處的辦公室，一同研究教材，一同教孩子製作詩集，帶孩子去做古蹟巡禮，笑聲中，日子多麼充實。韋羣的決心更加堅定：

「我會回去，見面再詳聊吧！」

「太好了，要不要我轉告校長什麼事……」

韋羣說：

「不用了，我會自己向她報告。」

立即撥電話給徐校長，她連說歡迎回來，也叮嚀韋羣：

「要向石組長報告，教育部攻下一個據點不容易，你的脾氣耿直，不願意做，或許別人願意，你不要輕易毀掉這個據點。」

章羣連點頭：

「我懂，我會用私人的理由向校方請辭，也會向石組長提出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足足寫了六大張，章羣詳細分析學校的優缺點，提供教育部輔導學生參考。也建議將據點直接擴大到公立學校，免去私立高中的壟斷，將補助預算用在公立學校，可增加受中文教育的學生人數。章羣也詳細說明自己的感受，請求諒解。

報告寄出後，章羣有些不安，不知道是否會為石組長添麻煩。幾天以後，石組長打電話過來，同意了章羣的辭職。

※ ※ ※

離開時，是曉平送章羣全家去機場，石組長也來了。曉平說：

「保持聯繫，你的硬脾氣，我算是服了你啦！」

章羣緊緊握住曉平雙手，在這裏認識許多真誠的朋友，是永遠難忘的。

「很抱歉，周末中文班幫不上忙了。」

石組長說：

「可以請僑委會協助，華僑的師資由他們負責。」

章羣轉向石組長，說出心裏的話：

「對不起，我做了逃兵。像你們這樣，耐得住寂寞，經得起挫折，實在令我佩服。」

石組長拍拍章羣的肩膀：

「鐘鼎山林，人各有志。你的建議很好，等攻下公立高中的據點，歡迎你再加入行列。」

章羣允諾。抱著小力上飛機，小力興奮得直叫：

「媽咪！我們要回家啦！」

章羣望著窗外，機場乾乾淨淨，人來人往，到處都是高效率的表徵。這裡，是許多人心中的天堂。飛機慢慢滑出跑道，愛倫對小力說：

「說Bye，也許要好久才會再來了。」

機身陡然拉起，章羣彷彿已經看到台灣狹長的土地，那裡，也許會有許多問題等著，可是，畢竟有家國的溫暖。

評語：

描述章羣到美國私立高中任教一年的經歷。寫美國人的心態，平允而實在；寫章羣思緒的起伏，跌宕而又自然，可作為「義利之辨」的註腳。



陳肇宜

44.5.16.生

台灣台南人

大學畢業

現職

自由寫作

作品

跑道(小說)

## 牙痛

短篇小說第三名 陳肇宜

晚餐已近尾聲，餐桌旁只剩德田一個人還在一口一口的慢慢嚼食著。

秀玉把湯重新熱過，連鍋端來擺在德田面前，然後在他旁邊坐下，低聲說道：

「你看，湯還剩這麼多。」

德田瞄了她一眼，又低下頭來專心的扒最後一口飯。

「我想爸最愛喝竹筍湯，特地多煮了一些。」秀玉為自己舀了一碗湯，淺嘗一口，繼續說道：「沒想到他今晚都沒喝，飯也只吃了半碗而已。」

「天氣熱，吃不下？」德田漫不經心的應著，也舀了一碗湯；熱氣在他面前昇騰，使他的表情在乍看之下，顯得有點模糊。

「牙齒痛吧。看他下午一直搗著嘴，還用牙籤猛挖牙齒。我問他是不是牙痛，他光搖頭，什麼也不說。」

德田「嗯」了一聲，開始小心翼翼的啜食起筍湯來。他喝湯的動作是如此的謹慎，彷彿碗裡裝的是瓊漿玉液，非得用全副心思去細細品嚐不可。其實，他一直想著茶几上那張銀行寄來的提高放款利率通知書，整個心情早就煩躁得食不知味了。他搞不懂，那些作大官的究竟是怎麼想的。說什麼「金融緊縮政策」為的是要壓抑房價狂飆和通貨膨脹壓力；理由編得冠冕堂皇，令平民百姓毫無爭辯之餘地。其實德田並不是不了解，財政官員所說的那些理由都是有憑有據的；他只是覺得忿忿不平。照理講，「金融緊縮政策」是針對那些有閒錢的人以錢滾錢的各種炒作積弊而痛下針砭，怎

麼像他這樣量入為出的升斗小民卻首蒙其害？仔細一算，乖乖！每月平白多出兩、三千塊的利息哩！而原本就拮据的日常開銷更是捉襟見肘了。

德田抬頭環視這二十五坪大小，佈置簡陋的棲身之所，不禁暗暗感歎起來……。

「我想，等一下你去問問他吧；作兒子的總是比較好講話。」

「什麼？講什麼？」德田猛然驚醒，一臉茫然的望著秀玉。

「問你老爸呀！咦？我跟你講話，你都沒聽進去呀？」

「呃……」德田還是一臉茫然，「問什麼？」

「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秀玉冷哼一聲，有點不悅的說道：「問你老爸——是不是牙齒痛——要不要看牙

醫——」尾音故意拖得很長，加強語氣似的。

「哦……」德田將碗裡的湯一飲而盡，「有什麼好問的？都那麼大歲數的人了，牙痛他不會講？」臉上一副冷漠的表情。

「唉！他是你老爸呢！」秀玉瞪了德田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問不問隨便你啦，反正又不是我牙痛！」

這是昨晚的事了。

現在才清晨四點，德田卻十分清醒；打從開櫥櫃的聲音把他由睡夢中吵醒，他就一直清醒著。房門下端的縫隙透著微光，父親焦躁不安的腳步聲和吸吮牙齒的聲音輕輕的、斷斷續續的敲擊他的耳膜。他好像想得到，父親現在一定是在把沾滿味精的棉花球塞進蛀空的牙洞裡；或許是半粒征露丸也說不定。反正是那些古老的方法——小時候父親就常用這種方式來治療他的牙痛。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是呀！都快三十年了！德田換牙以前每次關牙痛，父親總是隨便把沾滿味精的棉花球或半粒征露丸塞進他蛀空的牙洞裡，然後輕鬆的說：「沒事啦！忍一下就好！」

在德田的記憶裡，牙齒痛過好多回；每次都痛得眼淚在眼眶裡打滾，臉頰腫得像剛挨了一巴掌；每次也都在父親的「忍一下」聲中痛苦的捱了過去。隨著年歲的漸長，他甚至不假父親之手就能自我治療。一直到出外做事，身邊有錢看牙醫了，這才結束牙痛的夢魘。然而，滿口的爛牙卻已回天乏術了！

德田摸摸自己的下巴，心中不由得興起一絲幸災樂禍的暢快感覺。忍一下就好，不是嗎！

從小，父親就和他很不親近。在他幼小的心裡，總覺得父親是偏愛德紀的。因為德紀雖只大他兩歲，智力卻高他十幾歲。

德紀從小就樣樣都行；每次大考上台領獎都有他的份，而德田總是在行列裡拍手拍得手心發紅。同學也都知道德紀是他哥哥，臉上無不露出羨慕的表情。因此，在那段拍手的日子裡，德田是快樂的。雖然明知父親偏愛德紀，他卻一點也不在意，反而為德紀的優異表現而滿心歡喜。每次德紀領了獎，他都一馬當先的跨進家門，咧著嘴向家人報喜。而父



親總會在吃飯時喜孜孜的夾一塊肉在德紀的碗裡，然後轉頭瞪著他說：

「看你，笨得像頭豬！德紀月考每次都得獎，你呢？哼！想看你得獎，恐怕太陽要從西邊出來嘍！」

德田一點也不嫉妒，只是扮一下鬼臉，然後一味的扒著飯吃；肉他是不敢去夾了，因為那是為慶賀德紀得獎而額外加的菜。那時父親在糖廠上班，微薄的薪水只夠養家活口；祖傳的五分水田倒使他們頓頓有白飯吃，而這已是天大的福氣了。在他們的村子裡，吃著著籤拌飯的還大有人在呢！

德田初中念的是縣立中學，成績也不怎麼出色。因此，初中將畢業時，父親要他考省立高工。「像你這種程度是考不上大學的，念省立高工較省錢，也較好考，家裡的經濟能力也足夠栽培一個大學生而已。」當時父親是如此說的，而他的話就是命令，絲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當然德田也心知肚明，自己確實不是擠大學窄門的料。

德紀考上台大是椿天大的喜事。放榜那天，父親特地在院前的瓜棚吊了一大串鞭炮；震天價響的爆竹聲把整個村子的老老少少全吸引了過來。考上台大在村子裡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呢，怪不得父親如此得意，如此神氣！德田記得，當天家裡賀客盈門，每一個人都翹起大拇指，頻頻誇讚父親是「虎父無犬子」。賀客當中有一位父親的同事，大概是恭維話說盡，閒著無聊找新鮮話題解悶吧，竟突然問起正在倒茶水倒得不亦樂乎的德田來。詎料父親馬上寒起臉，斜眼瞪著他說：「他呀！哼！有個高工念就該謝天謝地嘍！真是的，同是一個娘胎生的，怎麼會差那麼多……」

為了這一句不給情面的話，德田像當眾被剝光衣服般慌亂的逃回房裡躲了起來。在淚眼朦朧之中，他平生首次為自己的平庸感到悲哀。他細細思量，才恍然覺悟，原來自己的存在一直是父親的奇恥大辱啊！

有了這樣的覺悟，德田開始不諒解起父親來。正值叛逆年齡的他，實在想不通：為什麼實質上的貧乏竟也有罪？為什麼只因他無法以德紀的方式來光耀門楣，就得受父親如此冷漠、甚至是歧視的待遇？要不是長相的基因是那樣的明顯而無懈可擊，他幾乎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父親的親骨肉。

隨著年齡的增長，德田對父親的「不諒解」逐漸演變成「憎恨」。尤其是他高三那年摔斷了腳踝，更使「憎恨」的程度達到頂點，一直到如今還未曾稍減。

那天黃昏，德田咬緊牙關，一癱一拐的推著被撞壞的腳踏車，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原本以為意外受傷會得到幾句安慰或疼惜的話語，沒想到卻只換來父親一頓怒罵。甚至只貼「撒隆巴斯」的腳踝腫痛了好幾天，實在再也無法行走了，父親才不得不把他送到外科診所去求醫。整整折騰了一個月，傷勢雖然痊癒了，德田卻跛了腳；即使跛的程度很輕微，卻也夠被國防部打回票了。拆掉石膏時，那個白髮的老醫生以感歎的口吻說：「早點送來就不至於如此了！」事隔十幾年，老醫生那副惋惜而略帶責怪意味的表情，依然清晰的印在德田的腦海裏，並時時刻刻刺痛著他的心。

然而，父親並不是這樣對待德紀的。每次德紀一有傷風感冒，或一般輕微症狀，一定由父親親自帶去看西醫；而不像家人那樣只服用牆壁上藥包內的成藥。每值寒冬進補，德紀吃的總是肉質細嫩的腿和翅膀，甚至一人獨享豬心燉高麗參。久而久之，德田習慣了，每次都自動挑粗澀的胸肉吃。就這樣，一隻雞或鴨被分得涇渭分明。父親和德紀吃的是腿

和翅膀，母親、小妹和德田吃的是胸肉；而且吃得很理所當然。

每當德田回憶起全家人圍坐進補的情景，總不由得為母親感到難過。母親是個無主見，又沒受什麼教育的傳統女性。在她的一生中，除了對大男人作風的父親言聽計從外，對子女的關愛之情只能在她那膽怯而無助的眼神中窺知一二。德田總覺得在母親憂鬱的瞳孔裡，時時閃爍著不安的神色。尤其在她彌留之時，這種不安的眼神更為明顯，而令德田感到無限的哀悽。母親去年底過世時，德紀人在美國作美國公民；一通電報打來，說工作太忙，無法趕回來。德田記得一清二楚，當父親把那封電報揉進紙屑簍時，渾身急劇的顫抖著。

十二年前德紀決定去美國深造時，父親狠下心來賣掉三分水田，才湊足他的旅費和學費。然而，那時的父親還是滿心歡喜的；憧憬著德紀將成為村裡第一位留美博士。在以後的日子裡，德田和小妹按月匯回家的薪水都義無反顧的作了德紀的經濟支援。總之，全家各個成員都作了最大的奉獻，只因德紀能光宗耀祖，是大家的希望。德田一直到七年前結婚且自組家庭了，才終止這分奉獻。而隔年德紀也娶了個美國女人，並宣誓效忠星條旗——至死不渝。

前年春天，父親退休了。六十五歲的他帶著退休金和一向體弱多病的母親，風風光光的到美國探望德紀。臨行前他對德田說：「……在美國生活不易，不比在台灣，只要肯拚、肯做，沒有餓肚子的。」那時德田剛好勉強湊足預備款，買下現在住的這一間公寓。當然，那是他和秀玉胼手胝足、省吃儉用了好幾年的成果；而拮据的日子才剛要開始呢。

美國之行計三個多月，卻帶回父親滿臉風霜與母親一臉病容。爾後兩位老人在鄉下老厝整整住了一年有餘。這期間由於母親的身體始終時好時壞，德田曾回去探望過無數回，卻從未聽父親談起過德紀，至於在美國的種種他更是絕口不提。隨著時光的流逝，父親愈顯憔悴了。尤其是母親過世後的那段獨居日子，他的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極點。這也難怪嘛，像他這種「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生存環境的困厄應該遠不如失去老妻來得悽慘吧！要說生活上可預期的困苦或潦倒，到底年輕時在「紅太陽」的旗幟下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日子；可是一旦失去老妻，他就像斷了雙手般形同廢人了。光是開門七件事就夠他頭疼不已，何況經濟每下愈況，僅餘的兩分水田恐怕遲早也要保不住。因此，德田在無法規避「反哺之責」的情況下，不得不偶爾向他提出接往同住的建議。而他經過三、四個月的獨居之苦後，終於態度軟化；畢竟投靠德田才是他最佳的選擇啊！

當然，德田心知肚明：父親之投靠於他是出於百般無奈，內心也必定經過一番掙扎的。他老人家大概作夢也想不到，自己樂觀的期盼了一輩子，到頭來竟兩手空空，而不得不依靠一向被他所輕視的兒子吧！

自從父親搬來同住以後，德田的心中一直有種優越感在不斷凝聚著。父親的地位由高高在上突變成卑微，更帶給他無限的滿足與快意。在潛意識裡，他「憎恨」父親的程度也始終未曾稍減。然而，德田畢竟是厚道的。除了吝於給父親言詞上的關懷外，他一直扮演著為人子女所應扮演的角色。至少，他從未給過父親壞臉色看。

就像此刻，雖然心中對父親的牙疼感到無可名狀的快感，卻也不至於將喜色表露出來。他只是捧著自己的下巴，試圖回憶小時候牙疼的那種刻骨銘心的痛感；而記憶愈鮮明，他的心情就愈發舒坦。他內心甚至興起一股十分迫切的期盼

：他要等父親親自向他開口看牙醫的請求。雖然父親或許會頑抗不屈而一直強忍下去，但冷眼旁觀其肉體與心靈的不斷交戰、煎熬，可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啊！如此看來，用「以牙還牙」來形容德田此時的心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德田下班回來，臉色像台北的冬天一樣陰冷。中午抽空去了一趟銀行，詢問的結果，除了換來那個趾高氣揚的行員滿臉橫氣外，他的利息支出依然無轉圜的餘地。想到以後每個月要平白多出兩、三千塊的預算，胸中的壘塊就無法平息。他覺得上蒼偏愛捉弄窮人，一家五口全靠他勉強支撐了，卻又要如此百般折騰！

晚餐是在肅穆的氣氛之下結束的。父親只隨便扒了幾口飯就先離桌了。欣宜和欣年兩姊妹似乎也察識德田的臉色不對勁，一頓飯吃得又快又安靜；這會兒正在房裡纏著阿公講故事呢。也不知是出於補償心理，還是精神上無所寄託，父親對這對孫兒一向都十分疼愛。

「我看，我再回工廠上班好了，孩子可以讓爸爸帶。」秀玉一面收拾碗盤，一面對正端著碗喝湯的德田說道。

「這怎麼可以！一個老人哪能同時帶兩個小孩！萬一發生意外，可就不償失了。」

「沒辦法呀！日子總得過下去吧。再說，一家五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不趁現在還年輕多存點錢，將來可怎麼辦？」秀玉的語氣透著幾分焦慮。

「再看看吧，孩子還那麼小，爸爸又什麼事都不會做，我總是放心不下。」

「哦，對了！早上爸爸還問起貸款的事呢，八成他是看過通知書了。我說每個月要多付兩、三千塊吧，他一臉憂憂的，倒沒再說什麼。」

「他又說說什麼！」德田把空碗遞給秀玉，出氣似的說道：「這個家是我一個人在苦撐啊！他喔：哼！」

「噓——小聲點，別讓爸聽見了！」秀玉向德田使了個眼色，低聲責怪：「沒看過像你們這樣的父子，兩、三個月以來，冷淡得像路人似的。」頓了頓，又說：「待會你去問他要不要看牙醫，痛兩天了，連飯都吃不下，光塞征露丸哪會好。我問了好幾次，他都說沒關係。看來非得你這當兒子的親自去問才行。不過，我在想，他是怕增加你的負擔哪！」

德田沒有答腔；一想到牙醫的收費標準，心就涼了半截。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呀！「或許等蛀牙自然脫落，就一勞永逸了吧。老人家不都是沒牙齒的！」德田摸摸自己缺了一顆白齒的左下顎，如此自我寬慰著。

德田還是沒有去探問父親的牙疼。不過，擺在眼前的經濟問題，已使他的「居心」作了調適：與期說他期待父親親自開口要求看牙醫，不如說他願慮昂貴的診療費用來得更貼切。他甚至突發奇想，要是父親的蛀牙突然掉落，不知該有多好！

半夜，德田再度被父親的牙疼所吵醒。他聆聽客廳傳來一陣陣「噴——噴——」的吮牙聲，腦海裡浮現父親搗著臉頰、眉頭緊皺、五官扭曲的痛苦模樣。俗話說：「牙痛不是病，痛了真要命。」德田是過來人，自然能深深體會箇中滋味。……突然不知怎麼的，他的牙齒彷彿也開始隱隱作痛了；同時，對自己一向冷漠與幸災樂禍的心態也無端感到心虛起來。而這種「感同身受」的心理反應，就像一股電流陡然擊中他的心窩，使潛伏其中的善良「分子」頓時全甦醒過來。

或許是該去問問他吧，德田想，即使是虛情假意一番，至少可使自己心安理得呀！

父親被德田的突然出現嚇了一跳，捧著臉頰的手像觸到電般猛然放了下來，臉上勉強擠出一絲尷尬的苦笑。

「吵到你啦？」他說，神情十分謙卑。

「牙齒痛？」德田問：「牙齒痛就要去看醫生。」

「不用啦！忍一下就好。」他的視線由德田臉上游移而去。

德田仔細觀察父親的臉頰，只見略顯浮腫的左側因咬緊牙關而呈現緊繃的肌腱；強制忍痛的結果，使得青筋暴起的脖子微微抽搐著。顯然，這牙痛已不是「忍一下」就可輕易捱得過的。

「去睡吧，我沒事，你一大早還要上班呢。」父親擺一擺手，眼睛死盯著慘白的牆壁不放。

「我叫秀玉帶你看牙醫吧，這樣忍下去可不是辦法。」德田的話意雖然懇切，語氣卻顯得有點冰冷。

「不用啦，呵：再忍一下就好，呵：沒什麼！」  
父親似笑非笑的喃喃自語著，態度也故作輕鬆狀。他有意迴避似的，匆匆瞥了德田一眼，然後慢慢的往自己的房間走去。然而，他的頑固看在德田眼裡，卻頗有挑釁意味，以致一時之間竟被撩得火冒三丈起來。德田萬萬想不到，自己屈意承歡的一片善意，竟受到如此頑強的抵抗。直覺告訴他，父親是擺明態度要向他才建立不久的權威挑戰，並且寧可「忍一下」也不願意向他低頭。

「忍一下！你只會忍一下！」德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咆哮起來；失控的聲調像一記悶雷，在寂靜而狹小的空間裡來回震盪著。「小時候，我牙齒痛，你也叫我忍一下，結果呢？哼！我現在是滿口爛牙！還有我這隻腳，要不是你當初漠不關心，也不至於廢了呀！」

已走到門口的父親，冷不防受到叱喝，猛然轉過身來。他以疑惑的眼神愣愣的盯著德田看，嘴巴微張，倉皇的臉上一片茫然，骨瘦如柴的身軀還不住的微微顫抖著。同時，德田也被自己情緒的失控嚇了一大跳。尤其當他看到父親那種悚懼、卑微的神情時，心裡不由得一陣不安，於是趕忙低聲補充道：

「有病痛就要看醫生嘛，拖久了只會更礙事。」

父親聳了聳一會兒，好不容易才吐出話來，語氣謙卑得好像在懺悔一般。

「我是沒好好的照顧過你啦：小時候：一直都是：到老了，還拖累你：唉！……」他長歎一聲，然後反身把自己關了起來。

德田的心情猛然跌入谷底。他彷彿被人由美夢中搖醒般頹喪的跌坐在藤椅上，雙手搗著臉，細細反芻著父親那副求饒似的表情和近乎懺悔的言語，心口不禁隱隱作痛起來。原來以為父親的低聲下氣必定能給自己帶來得償宿怨的快感，怎麼事實不是這麼回事？他甚至是在父親惶恐不安的眼神中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而處境易位的結果，自己現在不正重蹈父親的覆轍，以愚蠢、卑劣的導演手法，遵循老劇本依樣畫葫蘆，並趾高氣揚的對著滿佈陰晦氣氛的布景喊「開麥拉」！？」

這樣想著，德田不由得打了個寒噤。他當下決定，一大早就帶父親去看牙醫。



德田費了一番唇舌，總算把父親勸進牙科診所。經過檢查和治療之後，年輕的醫生對德田作了一番詳盡的解說。他的結論是：由於患者右邊的上下排白齒全掉光了，左邊的下排白齒又蛀得相當嚴重，因此，為了不防礙咀嚼功能，進而影響消化系統的健康，非得在拔掉蛀牙後，及時裝上義齒不可。

當醫生在作解說的時候，德田瞥見父親的眼睛死盯著牆壁上的診療收費表不放，臉上的五官好像正被割掉一塊肉般痛苦的扭曲著。

一走出診所大門，父親就迫不及待的喃喃道：

「拔掉就算了，還裝什麼假牙！當醫生的想多賺點錢，總會說些駭人的話。你看他那麼年輕，八成沒什麼經驗，診斷也不可靠！」

「醫生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白齒，吃東西時怎麼咬得碎。何況你的腸胃一向都不怎麼好呢！」德田說。

「不裝啦！要花好多錢哪！：反正我也老了，再也沒多少日子好活，何必多花錢！」

「裝啦！錢，你不用顧慮。昨晚秀玉說要再回電子工廠上班，收入會增加的；而且，我也會找機會多加點班。錢絕對不會有問題。」

「你的擔子會愈來愈重哪！最近銀行利息提高不少；欣宜再兩個月也得上幼稚園了，入學前你總得讓她上一年幼稚園吧。唉！還是往後的日子要緊！」

「苦日子總會推過去的。你曾說過，在台灣只要肯拚、肯做，沒有餓肚子的。不是嗎——小心！！」德田突然驚叫一聲，右手同時伸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總算及時抓住一脚踏空而向前傾倒的父親的肩膀。他一面把父親攙扶起來，一面低聲罵著：「這些缺德的店家，總是把走道搞得忽高忽低的！」

眼看父親已經站穩了，德田卻不得猶豫起來。他不知是該把手縮回來好呢，還是就這麼攙扶著父親繼續往前走。記憶裡，他從未與父親如此親近過哩！他甚至不知道父親竟如此瘦弱，被抓著的肩膀簡直只剩硬邦邦的骨頭撐著皮而已。

德田的心裡略感不安，便偷偷的瞄了父親一眼，不料父親也正盯著他看。霎時，四道目光短兵相接，又慌亂的錯開，氣氛顯得很尷尬。德田的臉上突然一陣燥熱，趕忙把手縮了回來，側著臉小聲說道：

「小心走，地面不平！」

於是，父子倆並肩默默的繼續往前走；一直走到路口臨上陸橋時，父親才猛然停下腳步。他先歪著頭沈吟了幾秒鐘，然後一臉肅然的說道：

「我看，過幾天我回鄉下去，把剩下的那兩分水田賣了吧。現在的田地行情很好，賣個六、七十萬總是的。你拿去把貸款還清，日子會好過些。」

德田聽了，心裡不禁一陣訝異：那僅餘的一小塊水田，不正埋著母親的屍骨？墳上的草皮恐怕還沒長好呢！而且，父親也早就請風水師看過，那塊地也是他將來的埋骨之所啊！

「可是，媽的墳在上面呢！」德田不安的說道：「而且，你也請風水師看過，那塊地……」

「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父親突兀的打斷德田的話，「你媽的墳墓在田地的東北角，圍起來不至影響耕作，何況又是上好的水田，應該很好賣才對。唉！我再三考慮，還是活著的人要緊哪！其它的都不重要。唉……」

父親輕歎一聲，舉步上了陸橋，略顯佝僂的瘦削身軀微微搖晃著，步履蹣跚的樣子好像隨時會一腳踏空而摔跌下來，令人看了不禁要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德田的鼻腔突然酸楚起來。他三步併作兩步的追趕上去，且毫不猶豫的伸出手來緊緊摟住父親的肩膀，哽咽的說道

「不行！那塊地是祖產，無論如何都不能賣。爸！你安心！再苦的日子總會捱過去的，我們一定能捱過去的……」

評語：

藉父親的牙痛為引子，勾起德田在成長過程中受委屈的回憶，於是他對父親的牙痛產生幸災樂禍的心理，但最後還是流露出父子的真情。敘事抒情，甚為真切。從反面著手，轉折處頗見工夫。





張復先

51. 10. 23. 生

江西貴溪人

大學畢業

榮獲

第八、九、十屆雙溪現代

文學獎

72年新聞局甄選最佳電影故事

77年第一屆梁實秋文學獎

## 浮夢青春

短篇小說佳作 張復先

我就把頭整個沈進水裏，一夜沒睡的疲憊想想也許會消除些吧。像往常一樣，這是我同別人誇說不會為了考試熬夜唸書，只好偷偷發明的一種強迫清醒法。算算悶氣也有一分鐘了，猛抬頭，這才發現鏡中的女孩竟怎麼怎麼眼婆婆的凝視著自己，原來我一直有著不為人知的美麗呀。咦？眼圈怎麼是黑黑的？我想到就像媽媽被爸爸揍的那樣。自從在電話分機中，偷聽到爸爸和另個女人通電話後，我就開始為媽媽這種乖乖個性叫屈，想到他們的關係，我又把整個頭沈進水裏去了，男人呀，哼，別提了！

大考當前，連早飯也沒心情享受，匆匆出門，媽媽追在樓梯口喊著，午飯記得去吃，整棟公寓迴盪著她溫柔的呼喚，爸爸就是這樣被她呼喚呼丟的。晨曦初露，六點半的火車是我和韻如的默契。高一時，我們就是在火車上認識的。我比她早一站上車，每回火車進站時，總可以看見一個靠在牆邊背書的女孩，邊從容收拾著課本邊安祥地跟在人羣後面面上車，一次次顯眼的綠制服在面前晃來晃去，不是白制服也不是黃制服，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總教人心頭一動，居然和自己同班，同車了快半學期，她仍然自願地盯著窗外看。

「妳也是平班的？」

「嗯。」她淡淡的看著我，沈默得幾近堅定。

轉眼兩年多過去，我一天比一天欣賞她，原來韻如之安靜，絕非自我抑制的理智，而是種完全自然的抒發，大概就是白樸說「雖無吻頸交，却有忘機友」的那種「忘機友」吧。她就是那種和人家玩著玩著，會忽然夾著人家說「我要回

家了」的小女孩！讓人很快就設身處地的感覺到生活與責任的存在——連做夢也只能做一半就得適可而止了。韻如雖然謹慎的近乎不懂情調，讓我相形之下變得輕佻而不用心，但我一直不擔心什麼，就像我知道她其實一直很喜歡我一樣的放心。

火車掠過她那一站，上來了幾個大盤帽的男生，卻沒有韻如的影子，害我不敢明目張膽地研究建中和開南的夾克模樣怎麼每次都讓我搞混。朝會集合時，才看見她姍姍來遲，輕盈曼妙的像是不曾有事似的，一如嘰哩呱啦的永遠是我，而她小妞總有辦法在一旁恆久夏威夷的笑，不痛不癢不慌不忙地看著我急驚風。她有時就孩子氣的靠在我旁邊吃鱈魚香絲看漫畫，動不動就嚷著其實也不打緊的「噫——好可怕嘍」，然而她又有一種出奇的細心，因為她會忽然冒出一句「哎，妳的假音很好聽吔」，哦，真的嗎？我們只留意著搖頭點頭，也不知道教官老早繞到我們後頭瞪了多久。

班上最近醞釀要換數學老師，真是搞飛機，距離聯考不到六十幾天了，弄得每堂自習課都是暗潮洶湧的，有人建議叫同學回家找家長簽名蓋章，請求學校換個兇悍嚴厲的老師，有人於心不忍乾脆睡覺，反正鬧哄哄的也不打算舉手贊成，有人索性派人把風打起橋牌來了，只聽一陣陣「One heart」「Two diamond」喊個沒完，我和韻如見怪不怪，完全處在鬧中取靜的狀態，彼此心照不宣罷了。只是一夜沒睡，原本賽因扣賽因也不是瞎了不得的傢伙，這會兒也把我整得暈頭轉向，一個個符號都變得面目模糊起來，像是福爾摩斯探案一樣的撲朔迷離。閣上課本，紅筆把厚厚的鬼數學映出了個便便大腹，這是顏色最深的一隻筆了，再來就沒地方好畫線比較誰重要誰不重要了，課本也要報銷了。真懷疑一旁的韻如處變不驚地到底背了幾個單字。

好糟糕，才早上第一堂課，我就又要去洗臉提神了。經過一間間安靜的教室，陽光灑在無人的長長走廊，水龍頭的水嘩啦嘩啦流洩著，幾經拍打在臉上，一陣冰涼的感覺，一切是靜止的，竟有股似曾相識的悸動，沒錯，是那段國中考高中的日子，蠻不甘心的，我開始寂寞了，星期六下午我故意倔強不唸書，一個人騎著單車在走廊來回地逛，看看每間教室有沒有有人？

死黨遠遠在圖書館窗口和我招手，夕陽老老的，新建教室那兒塵土滿天，我日夜擔心只因我從窗後看到爸爸在巷口和另一個女人每天一塊兒去上班，預兆著我的家庭即將破碎，是不是呢？死黨們都不了解我在幹嘛呀，又究竟是什麼使我偷偷落淚呢？一票人擠著看模擬考的成績和排名，哈哈，我的數學還真考過零分吔，瀟灑吧！日子有點美好有點老態，還有一點沒人了解的落寞和空白，春去秋來，十五歲拜拜。

回到教室，却看見韻如漂亮的紅臉蛋兒壓著白手絹，與世無爭地睡著了，她倒真會利用時間。真是的，我才故意嚴肅一次的對她說：

「不是我說妳：畢竟我們是淑女——總之——」她就記得再也不在我面前睡覺了，像從前自自然然地流出口水，在桌上圈個小水池，映著窗外搖曳生姿的盎然春意給我看了。日子漸漸暖了，太陽透過屋頂傳來的溫度，總讓人想起「本事」那首歌，世事是不用憂愁的，韻如乖寶寶，一個微笑一顆安眠藥，夢裏花落知多少。

那頭是惠娟她們在聊天，忽而竊竊私語而浪笑不已，受不了，簡直是另個世界的，尤其是聽說她們幾個年紀都比我們大上一兩歲，自然早熟地有點看不起班上的保守，每次和外校聯誼舞會，大都是她們籌辦的。剛開始我還很不以為然，竟有人慎重其事地帶名牌香皂來學校洗臉，有次放學穿過至善樓，韻如神秘兮兮地攤開一手掌心花花綠綠的碎紙屑，教我猜猜是啥玩意兒？

「就是人家結婚用來撒新郎新娘的那種彩紙嘛！」我說。只見她笑彎了腰說，那是「紙肥皂」。我的天呀，這是一女為悅己者容嗎？就為那些臉上長滿痘痘的男生？忽然覺得當得知被學生要求調換而漲紅著臉，一人悶聲不響的坐在講桌旁望著大家發呆的數學老師好可憐，他有著雙薛尼鮑她在「吾愛吾師」中善解人意的眼神，溫溫的，不苟言笑，年輕是年輕，大概就是少了點時下男生目中無人的傲氣吧，有夠冤枉。我常脫口稱他「薛老師」，其實他不姓薛的。

我並不怪她們怎麼興起要換老師的念頭，只是蠻難過看到一個專心又熱忱的老師，恍恍惚惚地像變了個人似的在台上手足無措，弄得大家提心吊膽，他原來不是這樣的呀！「老師，要不要抄題？」「妳們說呢？」「那工本費多少？」「六十分好不好？」那是老師僅有的笑話，也是不再有的溫情。說開了，惠娟她們有她們的想法，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倒也相安無事，班上仍然紀律嚴得很。

也許是我生來就對男女間的種種遲鈍吧！總是不能太敏感地領略其中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滋味。韻如就不同了，她是個又迷人又讓人覺得乾淨的乖乖女，散發著某種其實不算挑逗人的性感，就像鄰家的小妹妹般，無憂無慮無毀無譽，偶爾發現她的裙角比我高些，露出比我纖細多了的小腿，光天化日之下，我都會為了某種說不來的迷惑而癡呆半天呢？她生來就是要被人家欣賞的女孩。

有次我們待在光復樓的練琴室裏看英文，彼此約好不說話的，最後竟是熬不過外頭又涼又乾的秋天，不約而同比快的收拾書包，去博愛路那家守候準時三點半出爐的起司蛋糕。我們終於不說話了，吃太撐的緣故，逛到南陽街，說是要找家總複習班，但又怯懦這身制服不經意惹來的壓力，兩人都是頭低低的。怎知迎面過去一堆附中的，竟有一聲石破天驚的喊了韻如的名字，我沒聽錯？

看了看韻如，她嘴角漾著笑意，輕描淡寫地拉著我繼續壓著馬路。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忍不住回頭探看，只見四五人圍攏在一塊兒議論紛紛，還有個傢伙也回頭往這邊死瞧，我一緊張，啥也沒看清楚趕快轉正身子，韻如沒事，倒是我一路上好像聽到他們不停的指指點點。

「奇怪了，她怎麼只是一笑呢……」

「換了吧，哇哈哈，還以為你一把罩呢！」

「嗯，她不賴嘛，怎麼把上的……」

「架子有夠大，連招呼都不打，我看你別混了……」

「沒有啊，她有在偷笑哩！」

「搞什麼啊，就這樣放她們走啊？」

「算了啦，一個馬子有什麼了不起……」

「喂喂喂，你們猜我剛才看到了什麼？」

「什麼？」

「她旁邊的那個在回頭看我們吔！」

「真的？」

「還煮的不成？」

「如何？」

「如何呀，嗯——蠻粗糙的吧？」

「哈哈……」

豈有此理，韻如怎麼能一直如此不為所動呢？後來，我才明白那是她一個不太認識的國中同學。最看不慣那種自命不凡，整日穿得貼貼緊緊制服在街上溜達的男生了，人家根本不認識他，却也能硬扯出些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來藉機搭訕。我家對門的阿威也是，不是我有心不甩他，平日瞧他做得很，碰到時也沒人逼他開口，却盡跟我談些沒趣的話題，不是佛洛伊德就是三島由紀夫，誰聽得懂啊，怎麼也沒法將他視做建中的高材生對待，顧不得兩人是青梅竹馬的關係，每次我都臭著臉掉頭就走，氣人嘛！

有時真羨慕韻如，平凡而不願意惹人注目，還教周圍的人擔心她被欺負了呢。但我又有點不清楚這是否摻雜了些「看不起」的念頭在裏面，換做我，假如我高興，我就開心地笑，假如我頹喪，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安全感，別看我大刺刺地到處瞪著人看，其實我蠻緊張的，假日戴上弟弟的帽子，穿上捍衛戰士的夾克，無論什麼天氣出去都不會生病的回來，難怪韻如反過來仰慕我，原來她說我這是潛意識想做個男人。

的確，我周遭的女人，那一個不需要我的保護呢？韻如不說，像母親那樣事事委屈求全的女人，也會被溫文儒雅沈默的丈夫來上一拳，我怎能不出聲？雖然我是那麼無助，但是沒有人有權利去打有生命的東西，不論是人或是動物。爸媽的婚姻，有許多地方讓我不明白，我只看到了傷害，看到了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大部分鎖起來，我深愛著爸爸，他常在報上寫些含有人生智慧的文章，却再也沒辦法原諒他是個因為無能解決問題，就用拳頭對付的男人了。

韻如醒了，一付不好意思的樣子，她真的漂亮，告別了尷尬歲月的牙齒矯正器，她就更像童話裏的公主了，教我待在她身邊，有事沒事盯著她的大眼睛裏八百度近視的隱形眼鏡看，真像個惡婆娘似的。對了，居然還有人說我像王熙鳳，真是被當風紀股長給害了，其實鳳辣子一點都不辣，却有好多工於心計的人不應有的弱點，唉，她只會手段狠，自己却堅強不起來，如果多唸點書就好了，至少賈璉會被管得成材些。

「手帕濕了沒？」

「……」她笑了笑，沒出聲。哦，我懂了，對不起，這種事還是別張揚的好，女孩家，對對對，我們還是眨眨眼就算了。

韻如又在咕噥咕噥地背單字，是我前天背過的，聲音雖小，却和窗外的熱風一同拂過，迷迷糊糊，她背的我亦還拼得出來 in-con-sist-ent 矛盾的——centi-pede 蜈蚣——我是個沒擔當的人，只會動不動就大嚷門趕媽媽去睡覺，然後一個人窩在沙發裏恨爸爸——日子實在燥熱，大家羣龍無首的說要去找趙少康，挨了好多子彈仍在桌子下爬來爬去喊萬歲——冰塊——賽因扣賽因——洗臉……趕快去洗臉……。

薛老師好像沒有被換成，而且比以前更認真地教學，其實我猜他一定忍受了許多滄桑委屈，只是一直鼓不起勇氣告訴他，他是最好的呀！所以我幾乎不放棄每次數學課擦黑板，或收卷子的機會，來補償我對他深深的愧咎。然而他的態度是那麼地專注，一點也沒察覺出我把考卷理了又理，才依依不捨地回到座位的那份害羞，啊！這樣的男人，我願意啊，願意嫁給他。縱然在全班反對他的聲浪中，他的孤軍奮戰，也許只有我了解他，同時知道他堅毅的掩飾了許多對我的明白。

我說我在幹嘛呢，每次上他的課都是臉頰發燙，而且總是在他面前出岔錯——有一次薛老師帶我去非洲打獵，樹叢中突然跑出隻餓得發慌的母獅，我嚇得全身發軟，只見牠直向我奔來，我幾乎癱瘓似的舉不起才學會的獵槍，老師從容地給了牠一槍，母獅就歪歪斜斜地躺在我的面前，鹹鹹的，老師溫柔地掏出手帕，遞給我擦拭剛才一緊張給咬破了的嘴唇。

「老師，謝謝你即時救了我的一條——什麼？三角函數！」  
啊！

有人拍我，老師正站在我的座位旁：「張小青，妳有沒有聽到老師在問妳，什麼是三角函數？這樣吧，妳說說看，什麼是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正割、餘割？」

老師我——全班同學都吃吃地笑，我的心頭小鹿亂撞，老師難道您不明白——？這樣也好，放學之後，我就自願留在教師辦公室，罰寫賽因扣賽因，夕陽西下，老師的臉被窗外的紅霞映得更——黝黑更安祥，這種處罰真開心，我能寫多慢就寫多慢，這樣兩人單獨在一起，天長地久。

好晚好晚社區電台在唱國歌了，怎麼每個一天都是昏昏黃黃地好悵然，睡不著。最後一堂自習課，有人和薛老師在籃球場鬥牛，有人在旁邊學跳慢四步，有人早收拾好書包三五成羣地等著放學鐘響，空氣有點薄荷的味道，收音機裏唱著「The one you love」，低低撒克斯風迴盪在快黑快黑的傍晚裏。

有一天經過「桃太郎」，看見老師陪著一個大女生在挑衣服，真格神經病，我站在遠遠地方又臉紅了，不知他們是情侶還是夫妻。沒隔多久，在我家附近市場又看見老師，但他竟然穿著拖鞋，還邊走邊吃不斷滴著油的蘿蔔絲餅，手裏還乾晃晃地提著一條魚，我的心幾乎都碎了。原來生活還是要過的，就像老師不知何時悄悄地結婚了，是不是？

教師節前夕，同學紛紛表示心意，寫卡片的寫卡片，送花的送花，我在台下接近歇斯底里的只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嘖嘖嘖，沈重地壓著自己站不起來，老師偶爾在人羣中瞥了我一眼，全班只剩下我一個人還沒有送禮物。然後我走上講台，打開飯盒，把一條煎好的魚獻給他。

兩天後，薛老師沒有來上課。

一種遭人隱瞞的深惡痛絕悄悄在滋生，怎麼每個人都像沒事似的嘻笑如常？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格外在意老師無故沒來？還是，老師根本依舊被撤換走了？是她們？第二堂下課，有人通知我到校長室，薛老師？對，只有他，會想見我最後一面。噢？那不是媽媽嗎？

「我這孩子，唉！大概從小就缺少了一份父愛吧！」

慈祥的校長不住點著頭，招我過去，我仍想著：薛老師呢？

「薛老師去那裏了不知道？」校長問。

那個時候，外頭有抹讓人熱淚盈眶的柔柔陽光，我怎麼知道呢？這個世界上，我最關心他，却也對他最最充滿無力感。好像好像，曾經，對了，我溜進了客廳，藏在窗幔後面，那裏可以偷偷看清巷口。窗幔很柔軟，現在我仍記得它包裹著我的感覺，也還記得我把流滿眼淚的臉抵住窗子，偷看媽媽故意不在家，爸爸孤單一人提起袋子放進車裏的感覺。不曾說再見——爸爸不要我跟他說，我只能藏在窗幔偷看他，像一首歌。爸爸上了車，駛向公寓旁邊的轉角，它即將上路，不見了，我覺得我生命的某部分亦隨之消逝……

「妳哭什麼？」校長問。  
啊？

我房間後頭有間小小備用臥室，進去前必須先經過我的房間，那時我才幾歲呀，在我應該早早熟睡的某個夜晚，我看見門被推開；他們身後的光線使我驚訝地分辨出是父親和一個不是母親的女人。父親湊近確定我睡著後，示意她跟進來，兩人躡手躡腳經過我身旁，然後走入小臥房。

我把耳朵緊貼牀前的牆上，我聽到所有的事情。儘管我把枕頭壓在頭上，整張臉埋在被單裏，眼前的念頭仍是剛才聽到的所有事情。我又假裝熟睡著，放心，這幾乎沒人識破過，當他們再穿過我房間後。只是這次我格外要控制好呼吸均勻，不能讓抽噎的聲音流露出一絲。他們走後，我忍不住下了牀，木然看著那個小房間，天窗外的星星個個都在笑我，我又用被子蒙住臉，什麼都看不見，只覺得自己抽搐的又是淚又是汗，好累好累……

「張小青！」校長喊。

「我不知道不知道呀！」我揉揉眼睛，校長和媽媽疑惑地望著我。「老師？老師怎麼了？我沒有簽名呀！」

校長慢條斯理地吐出：「老——師？老——師——躺——進——醫——院——啦！」

推開病房的門，薛老師果然直楞楞地坐在牀上，兩隻眼睛被腫脹的臉頰給擠成一條縫，全身皮膚疙疙瘩瘩的像個外

星人。

「老師！」我衝口而出。「我不知道您對魚過敏啊！只是，只是有一天——」我差點被倒灌的淚水哽住。

「不要——緊——的。」老師連聲調也變了。「張——小——青，老師——懂——妳的——心意的。」我直點頭。「妳——好——特別。」老師您還有什麼忘了說嗎？「竟然——會——送我——一條魚，嘻嘻，很——很好——吃——呀！」老師，還有呢？「小青，將——將來——，真——真希望，我的——女——女兒，跟——妳——一樣——可愛。」哦，原來事實是這樣的啊。

我只想趕緊回家，打開琴蓋，彈一首「金玉盟」送給老師，為了這段好夢由來最易醒，為了臨走前，我彷彿看到老師眼中有顆欲墜的淚珠，乍隱乍現……

可是記得的日子，總是熱燥燥地，鄰家索性把牀單張開綁好擋太陽，風一吹牀單一鼓，五顏六色的萬國旗，實在好看，意大利式的，把自己關在家裏的夏日午後。然而我怎麼釋懷自己不知何時因為有了一種接近暗戀的心情而覺得顏面盡失，那不應該是我的呀。

第一次看到他，就是韻如沒搭上車的那一次，我簡直被他清秀的模樣給嚇著了。後來他的斜前面站了個跛脚的女同學，他欠了欠身，示意要讓座，但這位女同學執意地搖搖頭，只願意把書包遞給他。我遠遠看出他的窘態，長密的睫毛下有雙靈動的眼光泛著柔柔善意，我破天荒發現有男孩這麼「細」的。

好幾次想跟他講話，却總是鼓不起勇氣來，尤其怕一旁的韻如注意到什麼不對勁。因此到現在連他的名字都還沒能很清楚地看到，只知道他是建中的，而且起碼不是一年級的幼齒，他已很有那種南海路培養出來的帥氣了。

好難得一天，我旁邊竟然坐著紋風不動的他，原來灰暗暗的車廂彷彿全亮了起來，我不停絞著腦汁要蹦出個話題來打破我們之間的沈默，但一看到他專注地只會盯著膝蓋上的課本，我就覺得自己好「濫」，很多到了嘴邊的話，只好又乖乖地串滾回肚裏。

忽然「砰——」一個緊急煞車，整個車廂的乘客跌得歪七扭八，他的書和筆也掉了一地。我彎下腰，拾起他的課本，高中物理，眼角餘光還瞥到了他的名字夏——，我很自然地把書交還給他，雖然氣人地沒看完他叫夏什麼來著，附上一個淺淺的笑，露出和我皮膚一樣白的貝齒。

「謝謝。」天啊，韻如，終於也有男生同我講話了吔。謝謝！不客氣。妳叫什麼名字？我叫張小青。我們可不可以做個朋友？當然可以呀！半响，我連他幾時下了車也不知道，這才發現身旁的座位早已空了。

這以後，我久久不能平復因為他的出現而激起的莫名思潮，連平時最愛的英文課也聽不進去，黑板上看到的都是他冷漠十足其實又被我猜成是種溫情的笑容，筆記上更密密麻麻寫滿了夏夏夏夏……

我們去看了一場電影「似曾相識」，覺得一切真永恆了，在時光中的某處，我們亦是，只要真心過一次就夠了，世事是不用愁的，包括離別。有個晴朗的夜晚，我們好像搭了車去華岡等星星，涼涼晚風，我就緊緊枕在他懷裏，靠著他膝蓋，哼著不知名的歌，看著山下萬家燈火，他並沒有吻我，一隻手鬆鬆地在我肩上滑動著，勾劃著我胸罩的帶子，我



閉上了眼睛，遠方有歌聲，舉世無爭，那是最好最好的日子，教人永遠記得我們曾經仔仔細細的相愛過。

再春底下，有人在跳土風舞，是我們喜愛的田納西華爾滋，很晚了，我們仍趴在欄杆上看著入迷，像是開好飄起了細雨，燈火變成一團團，我抱著他頸子跳著脚喊冷呀！他忽地把我抱起，就在大馬路上甩著轉，像部舊電影，好多幸福的感覺油然而生，我和他就在這二十世紀的夜航中，度過了悠悠歲月！。

於是我明白，這件事如果不做個了結，我是課也別上筆記也甯寫了。折騰了許久，我決定寫下十七年來第一次給男孩子的紙條，那種勇氣使我有像就要背叛這世界的一種義無反顧。

「夏同學：明天放學後有空嗎？有些事情想當面跟你說說。下午四點半，在火車站對面的麥當勞門口等你。不見不散。張小青上」

我反覆地讀了一遍又一遍，然後才滿意地將紙條摺好，很慎重的放在裙子口袋裏。

自從上次幫他檢書後，他看到我總會抱以禮貌的微笑，但我仍像個病人似的，始終怯弱地沒法將紙條拿給他，幾乎將手伸進口袋裏，勇氣一如泡沫，起了又滅了。他他他，眼見他就要下車了，我一個箭步衝到車門口，急忙掏出紙條，胡亂地塞進他夾克口袋裏。

他一臉問號看著我——我早知如此——也一臉問號回看他，外加一個彘扭的笑。

隔天放學後，我匆匆趕到麥當勞門口。都快四點半了，不曉得他會不會來？他如果來的話，第一句話該怎麼開口？他如果不來的話，是不是表示瞧不起我？手上的腕錶指著四點四十五分，他應該到了，如果他肯赴約的話！。

對面公車處來了一票他們學校的學生，我眯起眼睛不放過任何一張臉孔——終於，我看到他了——奇怪，他並沒有要過馬路來哩——他怎麼一直往火車站那頭走——我很想叫住他——他已經淹沒在人潮裏了！。

很意外地，隔天他仍跟往常一樣禮貌地對我微笑，像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我的初戀？而他怎麼能那樣瞅著我看個不停。

第一堂數學課，老師教大家把前天發的考卷拿出來檢討。我無奈地在書包裏翻，咦，怎麼不見了？

喔，對了，那天隨手塞在裙子口袋裏了。

我把口袋裏那張紙翻了出來，攤在桌上——

「夏同學：明天放學！」

啊！完了！我那張只有二十三分的數學考卷呢？

頓時我只覺天旋地轉，一個不留神就——

——就一屁股跌坐在藤椅底下，怎麼這麼熱呀，鄰家牀單被風吹得一鼓一鼓作響，白花花的太陽，幾點鐘了？整個夏天就在和阿威那票男生鬼混中度過，他們那批臭男生最賴皮了，每次玩躲躲摸摸都不按規定的躲到別的村子去，害我們做鬼的喊了一晚放牛吃草也沒結果，月亮出來了，眼皮好沈重，不是才睡過午覺的？一二三木頭人，空罐頭鉅鉅鉅老

遠在巷口響起，他們回來了，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總會抓些螢火蟲回來求饒，我們每次也意志不堅地原諒他們，很不真確地，許多歡樂時光就這樣過去了。

我問媽媽，可不可以睡在她房間？這樣我們就不必看到爸爸那張牀空盪盪的舖著牀單了。在人羣裏，我所承受的幻滅與失望，常使我悶悶不樂，但這與怨恨或譴責毫無關係，我不怪他，我要他留在我的生活裏，但我從小就預感我不能妄想爸媽的婚姻美滿了。

「妳哭啦！」阿威問。

「哪有？你做你的功課啦！」

我還記得跟爸爸、媽媽、弟弟去吃蒙古烤肉，吃水果沙拉、喝白蘭地，和鋼琴手合唱，水晶燈就在頭頂上晃呀晃的閃爍著。在麵包店的日子，那時我正小學吧，小舅讓我戴了頂師傅帽出來招呼客人，還准我自己擰麵團，放在大烤爐上烤了個大麵包展示在櫥窗裏。表哥教我在小溪中釣魚，自己烤自己吃，還在划船，去鎮上買冰淇淋吃。每晚爸爸在寫稿，我就一旁喝著凍頂烏龍看福爾摩斯探案，不時瞄瞄爸爸刁著煙斗的神情，在我兒時的夢想國中，爸爸總會在我快闔上眼睛時，輕柔抱我去坐陽台上的搖搖椅，因為小精靈的曇花就要開了！

「你在幹嘛啊？」鉛筆心有毒哦！」

只見阿威坐在那兒吹著鉛筆發著楞，哪個要考高中的人嘛？

「小青，這題怎麼做啊？」

「這題？你少裝啦！就這樣……不就結了嗎？」

「我本來也這麼想，只是不太有把握，不敢寫。」

「沒什麼敢不敢的。」

「小青。」

「嗯？」

「妳不像女生吔！」

「呸！又來啦？」

事實上，我又還有多少在同別人撒嬌的機會中覺得自己是個嬌嬌女呢？爸爸離開以後，後院那棵相思樹就沒人保養了，一天下午我躺在樹下看白雲，竟發現樹皮在層層的剝落，怎知它竟改變了我一生。

那個晚上天氣又悶又濕，在我臥室的小狗變得很不安，我想就放牠出去溜溜吧，但牠竟只站在紗門口望著我，一動也不動。外頭的夜何等寧靜，我聽到樹皮落地的聲音。就在我關門的那一剎那，一聲巨響，我看見，天啊，大樹就像瀑布般扭斷地倒落在院子那頭。我整個人呆在那兒，也忘了哭，大樹完全放過了我家的屋頂而倒向另邊空地。真不敢想像，如果當時我和小狗像往常一樣跑了出去，在樹的那頭，那，還能不能回來呀？

我雖倖免於難，但仍感傷不已，失去了這樣個從小倚靠慣了的老朋友。我時常會想起那晚情景，小狗一步也不離開我的站在身邊，於是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了，包括爸爸的離去。多年以後，我可以隨時地感覺又再度擁有他，童年記憶中的不愉快，也將因善意的了解而煙消雲散，無論如何，從我腦海深處復出的爸爸，總有一份別人無法取代的意義，所有淡漠後的寧靜，都在我的人生經驗裏，上了無比珍貴的一課。

「寫完囉！」

「我就說嘛，自己的暑假作業還要人家陪你寫，你看不難吧！」

「走！我們出去玩跳房子。」

「玩你個頭！你不怕被太陽曬成白癩，你去玩！」

我抱著拜爾鋼琴本就直往外走，不想理他，只聽到不斷有人喊我名字，外頭太陽正毒得很，那些臭男生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只留下巷子地上打彈珠的三角形線條，有紅有白，也真夠無聊的了，還叫還叫，叫個什麼勁啊……

「張小青——」

「張小青——」

「張小青——」

……怎麼怎麼四周這麼靜？那條巷子呢？阿威呢？怎麼四、五十個綠衣女孩都站著歪著腦袋看著我？韻如在旁邊更是掩不住的滿臉不好意思地說：

「老師來了啦，還不趕快起立！」

我大夢初醒，怎麼不小心睡著了呢？羞紅了臉站起來，這才發現自己的桌面上，居然也有一灘口水——韻如果然在那邊曖昧地笑個不停，我說，下回我也得把手絹準備好，免得一個失誤，丟臉地映了一池窗外的明媚春光，貽笑大方。

評語：

以意識流手法寫中學女生的意識，表現得很真切，可惜沒有主題。短篇小說畢竟需要一個好故事。



何雅雯

65.2.18.生

台灣嘉義人

國中肄業

現職／

師大附中國中部三年級學生

作品／

黎明、我的小天地（刊於北市青年213期）

印象派（師大附中國中部文藝社社刊）

醉中真（詩詞集）

## 最冷的夏季

短篇小說佳作 何雅雯

###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實在不明白，我怎會有勇氣放棄人大而進北大；更不明白的是，竟然還敢加入民主沙龍，甚至和主持人談戀愛！這無疑是在對我的家庭宣戰！身為高幹子弟，一向是被安排到人大就讀的，將來踏出校門，前途一片光明。可是我違背了父母的意思，違背了黨的指示，一心一意要考北大，要和在中國學生舞台上，最重要的一羣站在一起。黨的內部腐敗程度已太嚴重了！上回雲南大地震，世界各地捐來的錢財和物資，都成了官員們的囊中物；口口聲聲的說，共產黨會建立一個烏托邦理想國，結果呢？人民永遠一窮二白。真令人灰心！進入北大，或許還可卸責，北大是全國最好的大學嘛！可參加民主沙龍，就委實難向父母交待了。以前，爸媽就要我完全效忠黨，為黨做事，因而我讀的總是重點學校重點班。如今，我退出北大學生會，從家裡搬到宿舍，從學生會幹部，搖身一變，成為活躍份子，處處背叛。

多奇怪呀！才退出學生會不久，就開始籌劃奪權。由於我地位特殊，丹一直保護我，系裡同學也幫忙，不認為我是公安，還讓我以丹的私人秘書的身份，協助成立北大學生籌委會，讓丹成為會長，領導運動。胡耀邦死後第二天，曦光大哥就從人大趕來找我。他說：

「曦虹，咱們家背景特別，即使我們都有熱忱，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這陣子必然會起一場運動，我們不能太投入

，萬一害了爸媽，這一生就甯見人了。」

「哥，你的意思我懂，可我不甘心。如果參加運動不孝，沒臉見人，那臨陣脫逃呢？我們唸了這許多年書，養兵千日，就為這一時之用兵。才要上戰場，就退縮了，豈不辜負這些年的辛苦？」

「可是，曦虹，妳好歹也替爸媽想想。他們爭了大半輩子，好不容易才熬到今日……」

「熬到今日怎樣？每天有人上門來送禮物，上頭給人民的福利全被他們分了！官僚制度、封建社會，我們要顧了盡孝，就無異於助長官倒，阻擋民主的路。」

「曦虹，我就知道妳會這樣想，才來勸妳。妳大可不上街，只要寫寫大字報，或者貼宣傳、出錢，同樣是參加了運動呀！」

「哥，那些都是最基本的，我從小到大不知做了多少次了，還用提醒？要我不上街，幹嘛？在家蹺腳收紅包，當大姐姐，背棄人民？」

「曦虹，妳擺明著背叛羅家嘛！」

「我沒有背叛羅家，我只是知道，近來人民對爸媽及咱們所有姓羅的都是恨透了！若我再不為羅家改善一下，遲早，大夥兒都會被砍掉腦袋！」

「唉，我說不過你。曦虹，大哥不是不愛國，只是……唉！」

「大哥，我只是看不過，官員們越來越沒個樣兒，石頭必從心爛起，才會被丟棄。如今黨中央已爛成那樣兒了，再不清乾淨，摧毀封建，這塊大石頭必會瓦解成一盤散沙！」

「我想，我確定妳的最終目的在爭民主自由了。」

「我不會告訴你任何消息。只是，哥，你也快畢業了，好好兒打算，如果你要和我們一道，我很歡迎；如果你不，那趕快申請學校，出國去，備條後路傳羅家香煙。」

「那妳呢？」

「我？我早打算好了，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我已……看破了。」

他嘆息著離去，我知道大哥的性情，他有心，可是無力。家中的長子，肩負著多大的包袱，行動處處掣肘。像我，女孩兒家，總要嫁出去的，爸媽就管得少多了。可憐的哥哥啊！

## 野曠天清無戰警

丹帶著北大同學出發上廣場去。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怕有人說什麼「學運是黨中央奪權的武器」。隊伍先和清華、北師大、人大等各高校會合，人大在最前頭衝破警察的圍堵，清華和北師大在兩旁發傳單，北大居

中唱歌呼口號，其他各校則跟在後面，迤邐進發。

「反對獨裁！打倒貪污！推翻官僚！民主萬歲！」

丹本來在前面指揮，聽到這些口號後就到我身旁：

「這口號是你想的？」

我了解他的擔憂，我根本是在責備我成長的家庭呵！「別替我著急，他們能做出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兒，就該有勇氣面對人民的憤怒。丹，想想你自己吧！王老師和師母同意你這麼做嗎？」

他微微一笑，握緊我的手，一陣暖流傳到心上，我知道，他已決定了，即使家人反對。

「他們要是知道『可愛的小虹』竟不相信他們，一定難過極了！」

我臉一紅，記得第一次去他家，是北大配給教授的宿舍，沒有我家的豪華，却樸素整潔，溫馨幸福。從那以後，我就常去看他們。王老師是北大地質系副教授，師母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他們都是北大畢業生，不因為我有個大貪官父親而嫌棄我；在他們那兒，我可以享受家庭溫暖。

「這麼說，他們都答應了？」

「豈止答應，還非常贊成呢！」他笑得好驕傲：「我們是北大家呀！」

「我真羨慕你，丹，有關心你、又明理的好父母，哪像我，有家等於沒家。」

「別難過了，乖，想想看，有多少人比你更慘的？妳最起碼衣食無缺啊！」他握住我的肩膀，看著我，眼底是多少女孩求也求不到的光芒。「而且，我們心中有愛，愛國家、愛人民、愛世界、愛朋友、愛我們彼此。妳能說妳不幸福？這麼多的愛，妳該高興啊！」

在這一剎，我什麼都不在乎了，只希望這世界有丹、有我、有愛。甚至，我可以忘記艱險，忘記危難。驀然，我發現我們已不在人羣中了，我張惶失措：

「丹，我們……怎麼……？」

「哦，我帶妳出來的，這一路上妳都沒感覺到嗎？」

「為什麼……？」

「我有好多話要和妳說，怕以後，再難有機會了。」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記得嗎？你告訴過我，我們的心永不分離。別擔心太多，我不曾後悔自己的選擇，放心吧！」

「不，我不能放心。妳太敏感，太激動，根本不會照顧自己。妳會讓別人平平安安的，自己却衝鋒陷陣；偏妳又獨立的可以，不接受任何幫助。」

「都要像你的盈盈，溫柔依賴？」我故意逗他。

「又來了！曦虹，我不是早說過了嗎？沒錯，我和她一塊兒長大，可那又代表什麼呢？她太功利，一心一意要嫁個支書什麼的，賺錢供她揮霍，我不可能愛她的嘛！我喜歡的是妳，一直是妳啊！妳那麼明理怎麼老不明白？」

我不出聲，只是靠在他身旁，其實我深知，丹和方盈真的沒什麼，只愛用這話題整整他；他也清楚我的鬼念頭的……

## 碧海青天夜夜心

我們到了廣場上，大家都很激動。三名代表到人民大會堂遞交抗議文件，我們在外面唱國際歌。可是，我們苦等了一個小時，人代會聯絡室的「東西們」竟說我們的要求太廣泛，需要時間考慮！中國的問題就是這樣考慮出來的，於是我下定決心，我們要爭民主、爭自由！

二十日的遊行我沒去，留在學校寫大字報，安排二十三日在三角地的演講。本來想請知名度較高的方勵之，可是，方教授的妻子李淑嫻，是我們的老師，我怕學運的發展會有麻煩，所以決定請陳明遠。另外我們要成立糾察隊維持秩序，上次遊行的秩序太差，像是郊遊。周勇軍控制全局的能力不夠，需要一批糾察隊協助發號施令。這工作我不能作主，只能擬個大綱給丹在開會時提出。

晚上，我在塞萬提斯草坪上等丹，這是我們的民主草坪，民主沙龍所在地。丹好興奮，他說將有個新團體出現帶領學生，統籌規劃。這個團體可能叫做「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

「丹，我覺得有件事兒必須和北高聯同時弄好。」

「糾察隊？」他總愛那樣笑著看我。

「你怎麼知道？」我好驚訝。

「今天一天我就在看，遊行隊伍太亂，我覺得該有法子改善。昨天妳說不參加今天的遊行，一定是又有什麼大計劃，我也不能輸你啊！沒想到我們打算的竟是同一件事兒。這叫心有靈犀一點通！」

我不喜歡他用李義山這句詩，它的上句是身無彩鳳雙翼飛呵！在這個時候！

「怎麼了？我用錯典故了？」他總是那麼了解我。「現在，運動隨時可能擴大，保不準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不會重演，我們……希望渺茫啊！」

「別灰心，丹，我們不會失敗。不論結果如何，歷史，不會忘記我們的。」

「唔，好堅強的女孩。」

我們在草地上漫步，踏著露珠；他告訴我遊行情況，我唸許多有趣的大字報給他聽。只有這段時間真正屬於我們，不用顧忌我高幹子弟的身份。



「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罷免主席周勇軍，改名「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由北師大教育系的吾爾開希出任主席，並選出七名常委。周勇軍所以會被罷免，是因為他未經開會決定，擅自宣佈停止罷課、取消四二七大遊行。大家都很憤怒，還沒有開始就結束的運動，真窩囊！丹是常委，他們竟派方盈當丹的秘書！丹強烈反對，他說：

「我覺得秘書相當於左右手，彼此要有很好的默契和很深的了解，才能互相配合，如果我們用指派的，合作無法完全發揮效率，不是很容易誤事嗎？」

「可是，我們聽說你和方同學……」

「聽說是最不可靠的。不錯，我早就認識方同學，但人總是會變的，就算我和她曾彼此了解，到了現在，除了知道對方是誰外，大概沒有其他的共通點。何況，我和方同學根本不曾互相了解。」

後來，他讓我成了他的秘書，也說服了北高聯成員，接受我有個擔任地方書記的父親。我不知道丹是怎麼做到的，但就他描述的「秘書論」（不知是真是假？），可以想見方盈的難堪。我猜，她會有所行動的。

## 少年心事當拏雲

北高聯首次開會時，我和丹一起參加。會議在北大舉行，我們到的時候，吾爾開希還沒到，他的女朋友程真和秘書柴玲倒先來了。程真活潑爽朗，頭髮短短的，很有男子氣概。柴玲個子小，才一點五六米（一五六公分），她的丈夫封從德也不很高。柴玲在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一年級，封從德是北大遙感所研究生，民主沙龍時見過他。吾爾開希帶來了兩個女孩子，一個是吾爾開希叫他「小燕子」的劉燕，另一個——方盈！我看看丹，他對我挑起眉毛，走過來輕捏一下我的手，低低的說：

「挺有意思的。」

「哈！」我偷笑：「她生你氣呢！去道個歉嘛！」

「別胡鬧，曦虹，妳以為把我甩掉就可以去找別人啦？不容易喔！我纏定妳了！」

我瞄一眼方盈，正好看進她森冷烏黑、盛滿怒意的大眼睛，我嚇一跳，伸伸舌頭，她可真兇：「丹，你瞧，她真生氣了。」

「怕什麼？」丹眨眨眼，「對了，等會兒開完會，陪我回去看看我爸媽，他們想妳比想我還利害！」

他這句話說得特別響，這人，想不到也有這麼頑皮的時候。吾爾開希看到我就走過來，近看他有些孩子氣。

「這位是羅曦虹同學吧？王同學很稱讚妳。」

「謝謝。」我不喜歡吾爾開希。無可否認，他的口才極好，領袖魅力十足，然而我較欣賞含蓄敦厚的人。並且，他太自負，太招搖，不夠穩重，屬於激動型（這點和我類似，所以我喜歡丹。），思考不夠深刻。

開會時，除了常委、秘書及各校代表，一概不許參加。方盈因為不在範圍內，不能參與開會，她出去時眼中燃燒的恨意……，可惜啊！這麼一個聰明人。

北高聯成員來自各高校，每個人都有熱誠和理想，但畢竟會有衝突。吾爾開希的父親在新疆擔任翻譯員（難怪他能接受我），一心一意要加入共產黨；柴玲和丹一樣，比較偏向由黨內部先改革；我則最激烈，共產制度不該再統治中國，共產等於皇帝獨大。雖然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可都有相同的目標，不管有黨無黨，都堅持民主自由。中國人沈默了太久，逆來順受地任人欺凌，我們必須讓大家知道，中國是人民的，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誰都有義務保護她、建設她，也有權利享受她給予的福利。

這次會議決定了幾項基本工作：

- (一) 五四大遊行：①目的；②路線。
- (二) 口號：①平等對話；②鄧小平、李鵬下台；③平反四二六社論；④承認學生運動；⑤打倒官僚，不要貪污。
- (三) 對話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王超華、王治新、邵江。
- (四) 責任分配。

## 風急天高猿嘯哀

今天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也是我們遊行的日子。

一大早，丹已準備就緒，北大由他負責。他集合所有參加遊行的同學，用擴音器對大家說：

「各位同學，今天是什麼日子，相信大家都清楚。北大一向是五四運動的重點。胡耀邦同志的死，帶給我們極大的震撼；何以好人總不長壽呢？」他停下來，人羣一陣鼓掌。「前一段日子，我們一再地表達對胡同志的敬意，可是政府官員不理我們！所以，我們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走上街頭，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我們不要官倒！平反四二六社論！承認學生運動！平等對話！」此時此刻，我不知該說什麼，同學們並不冷漠呵！所謂「托派」、「麻派」，原只是對事消極的抒發呀！北大，就是北大！

丹又說：「這次遊行，一定會受到許多警察的阻擋，請男同學站在外面，保護我們的姊妹。另外，我們要理性抗爭，這是最重要的；我們要讓大家知道，學生不是暴徒，學運不是動亂！尊重人民警，他們是奉命行事，他們有妻子高堂要養活，請不要辱罵或傷害他們！」

時間一到，全體出發，丁校長在旁含淚看著我們：

「去吧，孩子們！我也沒法兒勸你們什麼了！」

我心中一陣不忍，校長也是關心我們啊！我高喊：

「校長，別為我們難過，我們要做光榮的北大人！光榮的中國人！」  
很多人跟著說：

「校長，為我們加油吧！我們是北大留下的火種！」

火種，是啊！從民主沙龍到如今，火種們一直在運動，從寂靜到默默活動，再轉變為今日的擴大燃燒，以後會是如何的大火啊！這是北大之火！和其他高校的火相聯合，在天安門廣場上熊熊燃燒，就成了天安門之火！

我們先和各校會合，由北師大打頭陣，大夥兒舉著標語牌呼口號，路旁的羣眾不斷鼓掌叫好；他們是被壓抑太久了！這天風很大，校旗飄呀飄的，颯颯作響，是我們的五四；年輕的五四，隨風散佈。

一路上遇到許多阻礙，很容易就衝過了，只是在進入廣場的關口最嚴緊，怎麼也衝不破。這時吾爾開希大喝一聲：「壓上去！」北師大的同學把他扛起來，他手擎校旗，帶頭向前衝出一個缺口，後面的同學一湧而上，警察就被融入人羣中了。我們順利進入天安門廣場，古老的、用鮮血築成的天安門廣場呵！同學們開始分工，紮營的紮營，糾察隊整頓秩序，到街上演講、發傳單的同學整裝出發，廣播站的同學把機器準備好，北高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開會，物資運輸的同學設置「生命線」……其餘同學各自坐好，唱歌呼口號。

我和丹早就商量好了，每次開會，我們至少到一個。像今天，丹要安頓北大同學及監督搭北高聯成員的帳幕，並把麵包和飲水、醫療消毒用品整理好儲存起來，然後處理為數不少的捐款。所以這次會議由我出席。

廣場上，各校各系的旗子在強風中招展，人心振奮……

## 縱死猶聞俠骨香

北高聯各部門正式成立，一切顯得生氣蓬勃。

我告訴丹要回家一趟，他似乎大吃一驚，在我說明後，總算讓他安心下來。

「我想，大夥兒的經濟環境都不好，外界的捐款也不易匯來。我回去把自己的存款和值錢的東西帶出來，趁早換成人民幣，免得以後領不到錢。」

我把所有的首飾和二萬多元的現款都帶著，再領出存摺中的四萬元，把首飾換成三萬多人民幣，大哥也捐了一萬元，和我的衣物一起帶走。一路上，心驚膽跳，孤身女子攜帶十萬元，最容易引起殺機。我可不甘心就這樣死去，要死，就該死的有價值。

回到廣場上，先捐出二萬元，我知道北高聯急需這筆錢支付債務，我們不能欠人民太多錢。我捐出的錢剛好足夠還債及再使用幾天，如果一次給太多，用起來怕會稍欠考慮。然後買了相機、底片，好為歷史留下存證。再回到廣場時已是黃昏時分，忽然聽到大家在說：

「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抗議……」

什麼！我回到帳中，沒見到丹；又到紀念碑上，看到丹和大夥兒把白布條繫在額上，我衝上去：「不！」

丹溫柔地攬著我：「小虹，我們也是不得已的。這些日子，政府遲遲不肯對話，只有這樣才能逼他們了。」

「這麼做根本只是徒勞的犧牲！政府……我還不了解嗎？他們不會在乎的，反正餓了、病了不是他們！」

「可也真的是無可奈何了呀！」柴玲也勸我。

我看了看紀念碑上的同學，難道他們不了解，這麼做……唉！

「好吧，我答應絕食。」我知道他們心意已決，說什麼都沒用了。「而且，我也要加入。」

「不！」換成丹著急了。「小虹，妳不可以！妳的身子一向不好……」我舉起手阻止他繼續說。

「別說了，丹。你以為我能拋下大夥兒，自個兒去吃香的、喝辣的嗎？真是棉花店著火——既然加入了運動，就要

和大夥兒一樣，同生死、共進退！何況，當初你我是怎麼立的誓？莫非你忘了？」

「不，我沒忘，可……」

「既然沒忘，說出來！」

「他遲疑了一陣：『你如我，我如你；生死兩相從，患難相與共。』」

我笑了，笑的好傷感：「是了，就這樣……」

「小虹！」我投入他的懷裡，無聲的哭泣。

於是，我加入了絕食。我的父母，竟然逼著他們的女兒走上這條死胡同！天知道我是多麼的悲哀，又多麼地驕傲啊

！共和國，我們的共和國！

絕食團成立，恰是個不祥的日子：五月十三日。我想到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 滿天風雨下西樓

絕食的情況令人十分擔憂。同學們的精神可敬可佩，政府的態度可惡可恨。他們居然（其實早在我預料中）不顧學生的健康和人民的要求，並且宣佈戒嚴！各方湧來支援我們的隊伍，打出了一個口號！

「領導們！我們的子女在挨餓，你們的子女在做什麼！」

天啊！我能說些什麼？雖然我領頭兒發起學運，可仍改不了我高幹子弟的身份；而我又不能出面澄清，否則學運必被抹黑。同胞們！我已拋棄了我的家庭，和大家站在一起，你們就別再傷害我吧！可我又確知那批官員們的可恥行為，比眾所周知的更可怕！不罵也是不行的，幸好，不少同學還很支持我，這是最令人欣慰的了！

丹的健康狀況也很差。我捐了二萬元給絕食團和北高聯，並買了一包人參，每天秤一兩熬湯給丹喝。有些同學開始

絕水，我不准丹這麼做，根本是自殘嘛！奇怪的是，在這陣子，丹常精神不繼，幾乎昏迷；柴玲暈倒多次；吾爾開希心肌炎發作入院……種種情況下，我除了偶爾感到頭重腳輕外，什麼病痛都沒有！所以，我負責維持生命線的暢通，照應外高聯，外出演講、發傳單，與外界交涉……。有一次，我對攜帶財物的外界人士們說：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愛護與支持，我先替廣大民眾再次致謝。財政收支不在我手中管理，但我已請負責同學理出帳目，相信各位手中都有一份資料。我們畢竟還年輕，像我也只有十九歲，在理財方面不夠清楚；並且，政府不讓我們在銀行開戶，這麼大筆錢直接放在我們手中實在不妥。幾經考慮，我們希望各位以物資支援，可能較安全實在。我們將派代表陪同各位參觀廣場，請各位自行判斷，廣場需要什麼。我們也知道這樣太麻煩各位，請見諒。」

然後我介紹了廣場的大致情形、未來的計劃，並回答問題。我知道我做的不壞。回去後，看到丹怒容滿面，不用說，談話又失敗了。我也無話可說，丹真是累了。我催他去休息，又倒杯參湯給他喝。待他睡著後，我來回察看各區，情況令人憂急。我決心幫柴玲弄好民主大學和流動圖書館，同學們不該耽誤課業。

五月二十一日，同學為了阻止軍隊，停止絕食，但有許多人這輩子已經完蛋；絕食的傷害太大了！

五月二十三日，吾爾開希宣佈撤離廣場，遭到罷免。此時廣場上的指揮組織已分為北高聯、外高聯、絕食團、糾察隊，各單位中亦有分裂。吾爾開希雖不夠穩重，但以他的領袖魅力，仍可控制全局；他被罷免真的不妙。廣場上議論紛紛，我却不想再表示意見了，只要丹平安就好。

「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迅速成立，丹是召集人，柴玲是總指揮，封從德和南京大學的李祿為副總指揮。我，唉，好累！

## 憐君何事到天涯

台灣同胞製作的「歷史的傷口」送到廣場上，聽說台灣比這兒進步三十年，且人民有各方面的自由。台灣的土地、資源、人才，都比我們遜色，但兩相比較，台灣卻領先太多。廣場上聽到這首歌的人都哭了，為什麼，為什麼啊！同是中國人，只隔一道海，我們奮鬥的結果是勞改場中生命無人問，台灣同胞奮鬥後即是豐收；為什麼啊，上天！祢要讓中國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廣場秩序日漸敗壞，垃圾遍地，醫護人員忙碌已極！丹許久未回去了，因為他家已遭公安人員看住，進出都要盤查。爸媽多次責備我，大哥則只說：「保重！」旋即赴美唸書。吾爾開希和程真、方盈分手，和楊濤以特別代表的身份重回廣場。柴玲暈倒多次，一直不能恢復健康。丹最讓我著急，他真累了，又不休息，成天忙，勸也無效。我又捐了三萬元，這陣子比往常更需要錢用；然後和柴玲籌辦民主大學，整頓廣場，重新分配各校紮營位置。

五月二十八日，我和丹看到方盈和幾個不大像學生的人在一起低聲說話，丹皺眉，我也覺得不對勁：方盈和那些人

在做什麼？但我們沒時間顧慮那麼多了，廣場秩序零亂，人民熱情漸冷，長期抗爭使大夥兒的精力消耗殆盡。丹、柴玲、吾爾開希召開記者會，宣佈五月三十日大遊行後撤出廣場，我相信此舉可避免流血事件；既然我們把同學帶上廣場，就該把他們平平安安帶回去。

可是，當天下午，此項決議就被否決：外高聯不接受任何撤出廣場的建議。柴玲失望之餘，在二十九日宣佈辭職，丹氣得差點離開廣場，我勸住他：

「丹，別走，撐下去！」

「曦虹，妳看，現在外高聯根本只在意氣用事，完全不顧大夥兒的安全。」

「所以我們更要留下來指導他們，否則豈不更糟？」

「……」

「我想，我們應該把北高聯和外高聯結合起來，搞個全國高聯，才不會互相排斥。」

「可是，外高聯的表現太不成熟了！」

「因此我們要留著，到各省去協助他們，把組織搞好。如此一來，全國高聯遍布各地，運動時影響更大！」

他似乎大喜過望：「哈！我可愛又聰明的曦虹！」

當時正是六月一日凌晨，遠處傳來一陣呼喊：「抓奸細啊！抓公安啊！」幾個黑影掠過，我和丹迅速拉住兩個：王和方盈！後面趕上一些人，我們才知道，他們企圖綁架柴玲！那天我和丹看到的一批人，都是公安人員。方盈恨聲不絕地瞪我，我嘆口氣，想說什麼，又不知如何開口。可惜啊！這麼一個聰明人！

## 隨富隨貧且歡笑

柴玲復出擔任總指揮，民主大學正式成立，請國內知名教授前來講課；流動圖書館的書日增，同學反應良好；但廣場的元氣仍未恢復。最近小道消息不少，互相抵觸，我們實在不知道該相信誰；或許靠自己創造局勢而不隨局勢變動是最好的。軍隊已經進城，還有裝甲車和坦克，民眾擋住軍車，不讓他們進來，並和他們講道理，很多解放軍同志都哭了；但我仍然擔心。

為了恢復廣場活力，我們計劃在毛主席像正前方立一座民主女神像。中央美術學院的同學自願幫忙——其實也非他們不行——初步設計已大致完成，場地也空出了。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負責同學開始搭鷹架。我們也到處傳消息，記者們更忙著拍照，錄影和訪問。深夜，我和丹在旁觀看同學連夜趕工，搭好了鷹架；事先做好的雕像分成三部份放在地上，看起來氣勢逼人。同學們需要什麼，市民們總是立刻送到：釘基座的鋸子、灌氣球的氫氣……，只要擴音器一說，馬上送來好幾份。

東方初白時，民主女神像完工，北京八大藝術學校的校旗環繞。她雙手擎著火炬，神情堅定，頭髮向左側飄揚，穿著長及足踝的希臘式長袍，端凝穩重而動感十足。揭幕儀式時，柴玲上台宣讀落成宣言：「……石膏塑成的民主女神像，雖不能永久保存，但我們堅信：黑暗就會過去，曙光必定來臨。在真正的民主自由到來之日，我們一定要矗立起一座更雄偉、高大、永久的民主女神像……。」

全場歡聲雷動，天安門之火再度熊熊燃燒，我和丹攜手站在民主女神像前，仰慕地看著她那神聖的容顏，心中頓時興起了一種年輕的、純潔的，屬於廣場上的感動。此刻，我們覺得，一切的付出，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都沒有浪費虛擲。

第二天，電視上開始砲轟，妙的是，他們不稱「民主」女神像，而稱「什麼」女神像，令人發噱。也因此，市民們全都知道廣場上有座「什麼」女神像，爭先恐後地擠來參觀，完全不用我們到處去發傳單，真好！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北京市忽然颳起七、八級的強風，夾著狂急的大雨。很多人擔心極了，石膏製的民主女神像是很脆弱的呀！人羣湧進廣場，在風雨中，靜靜地、期盼地守候著她。我和丹卻有個感覺：我們的民主女神像，不會垮！她雖然脆弱，雖然纖秀，但她同時很堅強勇敢，絕對耐得起強風的吹襲和大雨的撲打。她不會倒！她會伴著我們的愛和希望撐下去！和專權及暴政相抗！

果不期然，民主女神像在風雨中，屹立不搖，穩如巍巍泰山，挺拔不羣！

這時又傳來一個好消息：劉曉波、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決定開始六、二絕食！

## 一片丹心照汗青

軍隊開過來了！外圍死傷慘重！這真令人憤怒！我想，其實我從開始就知道，也期待這個結局，只有流血能喚醒全體中國人。可我不甘心！萬一政府封鎖新聞呢？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嗎？那我們的犧牲豈不成空？不公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在奮鬥，却要死在貪官污吏、葬送國家前途的人手裡！這班無賴！法西斯！狗！畜牲！

同學們安靜地坐著，等待死亡。這些是中國的菁英呵！死了，中國還有何前途？還有丹，他是獨生子，兩老兒一生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這次運動是他搞起來的，也是他竭力維持運動的活力。本來，他的聲音低沉穩重而有磁性，而運動把他嗓子都搞啞了！昨天，我們還在民主女神像旁訂約：運動結束後就結婚。可沒想到如今，黃泉路上的婚姻呵！不行！丹是學生菁英中的菁英，他不能死！中國人還要靠他去號召！

我立刻把袋子找出來，裡面還有二萬元人民幣，及北京、南京、廣州、深圳各地的地圖，然後挑丹少穿的衣服裝進去。他最常穿的一套才晾好了，還沒穿；我一咬牙，換上他的長袖長褲和夾克，找把剪刀，把丹叫進來。他看到我顯然吃了一驚，但不久就明白了：「曦虹！」



我撲進他懷裡，他修長的手指撫著我的長髮，我抬頭凝視他：最後一面！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見！  
我在他來不及阻止時，剪下長髮交給他：「帶著！」

「曦虹！」

我把袋子塞給他，「這裡有二萬元，都是我自己的，你帶著，夠用個一年半載沒問題了。你現在立刻離開，看地圖想法兒從深圳逃到香港……」

「要走，我們一起走！」

「傻氣！誰都認得你，你的處境危險。別忘了，我有我的家庭後盾啊！我可以去找他們軍長，騙他們我是臥底的，賣他們一些假情報，或許還能多救一些人。你就快走，我們香港再見，嗯？」

「可是……別瞞我了，曦虹，妳這身打扮，分明存心代我受死。」

「胡說！這麼做只是轉移大夥兒的注意力，讓你順利離開罷了！」看他還不走，我真急了，「丹，你以為我只為兒女私情嗎？我還為我們的千秋大業啊！我們要靠你來號召羣眾，王家也要靠你傳宗接代呀！你存心當一個不忠不孝的罪人嗎？」丹頓時清醒許多，這才是我心愛的丹呀！「快走！」

他又看我一眼，含淚而出。我目送著他遠去，才走出帳幕。民主女神像已垮已碎，我檢了一塊石膏放入口袋，向軍隊走去。

柴玲他們在撤退，我協助他們離開。揮別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同胞，我決心死在廣場，死在我們的天安門廣場；和民主女神像一起。

別了，丹！原諒我，今生唯一一次欺騙你！你說對了，我要替你死，讓你安然離開。天安門廣場，就讓我年輕的血，灑在你慈悲的胸膛上吧！我把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都奉獻給你了；現在，在我臨死之前，請賜我平靜吧！

## △尾聲——此恨綿綿無盡期

六四天安門屠殺後，一度謠傳學生領袖王丹，身中十餘槍，壯烈犧牲。其實，那是換上男裝的，王丹的女友代人而死，真正的王丹，則在七月二日被捕，如今仍囚禁在北京秦城監獄。香港再見，竟是無期！王丹的女友死後被認出，口袋中有碎石膏，是民主女神像上火炬的一部份；另有一張花箋，上面寫著：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盡期。

評語：

以王丹的女友羅曦紅為第一人稱，寫她如何以高幹女兒的身分參加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最後她穿了王丹的衣服，代他殉難。將兒女戀情與對自由民主的熱愛交織在一起，將這動人的故事作為時代的見證。



黃錫淇

40.3.28.生

台灣宜蘭人

專科畢業

現職／

合作金庫

作品／

散見雜誌

## 回家

短篇小說佳作 黃錫淇

### 一台灣

邵維波一飲而盡，高粱酒好似未經喉嚨，胃部一陣灼熱，視覺微微模糊，桌上的護照變成了兩行字，左手緊緊抓著酒杯，右手的筷子有點不聽使喚。

邵惠山獨自吃自己的飯，對老爸每晚必喝習以為常，只是再過兩天就要回大陸探親了，想必近鄉情怯，才會喝起酒來，異於往常，邵惠山望著已被喝掉一半的大瓶高粱酒，以慣有的語調道：

「爸，不要再喝了，今天喝夠了吧！明天再喝好了。」

邵維波兩眼迷惘地望著兒子，良久之後，眼淚突然掉下來，帶著幾分醉意地道：

「惠山，巷口的豆漿攤，我以三十萬頂給人家了，這棟房子，銀行借了四十萬，你是知道的，以你目前的薪水收入來繳分期付款，你還是可以生活的，我這趟回大陸，是不準備再回台灣了。」

邵惠山碗筷停在半空中，吃驚地瞪著老爸，一時卻也說不出話來，邵維波並不在意兒子的反應，眼神慢慢轉移，直落擺在電視機上的泥娃娃。邵維波眼睛眯成一綫，努力調整焦點，終於使陳舊的泥娃娃漸漸清晰起來，邵維波語氣凝重，酒意似乎清醒了一些道：

「孩子，你看那尊泥娃娃，我以前告訴過你，那是你兩歲的時候，在我們老家，江蘇省無錫市一個叫惠山的地方，有一天我請一個捏塑泥人的師傅，照著你兩歲的可愛模樣，捏塑出來的，當時的確維妙維肖，你也非常喜歡那尊泥娃娃。」

邵維波又倒了一杯酒，酒杯在唇邊微微顫動者，臉頰掛著豆大的淚珠，聲音沙啞地又道：

「這次回大陸，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一些事實真相，我要跟你實說才好，其實，你並不是我親生的兒子！」

邵惠山一聽，耳中嗡嗡作響，眼前一黑，停在半空中的一碗米飯，「噹」的一聲，頓時撒滿一桌，邵維波並不理會，又繼續道：

「民國三十八年，我二十一歲，在無錫惠山老家，我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就是那尊泥娃娃，

那年共產黨來了，地方上一個叫沙力文的人，大我幾歲，平時遊手好閒，想不到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我們家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那年由姓沙的帶頭，搞起鬥爭，你爺爺養尊處優，脾氣剛直，又看不起那姓沙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鬥爭中，當著全地方上農民，你爺爺受不住那姓沙的侮辱，反唇相譏，那姓沙的一怒之下，我眼睜睜看著你爺爺喪命那姓沙的刀下。」

雖然已是四十年前往事了，邵維波講到這裡，手中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擡；父子兩人不約而同，斗然站起，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邵維波等心神稍定後又道：

當天我帶你媽和小孩，連夜逃出惠山，小孩一路哭啼，又引來姓沙徒眾追趕，跑到河邊，你媽已經受不住了叫我先走。那姓沙的也已經趕到我們身邊，我輕輕翻身下水，躲在水中的草叢裡，又眼睜睜地看著你媽和小孩被那姓沙的帶走。

到台灣以後，我以為很快就可以回去，後來我慢慢覺悟了，有一天我走進一家孤兒院，看到你和這尊泥娃娃幾乎一模一樣，院方說你兩歲大，我便捐了一些錢，把你給抱回來。」

邵維波講到這裡，以一對十分慈祥和藹的眼神望著邵惠山，心想這三十年來，自己就像親生孩子般的疼著惠山，雖然現在才告訴他真相，可也沒什麼地方對不起他。

邵惠山從邵維波的眼神裡，多少也體會出老爸的心意，雙手抓著頭髮，整個頭慢慢地垂下來，眼淚滴在飯桌上，心中一陣絞痛，「原來我是一個孤兒，可是這世界上，除了老爸，還有誰是我的親人呢？這三十多年來，吃的是巷口豆漿店賺來的錢，聽的是江蘇老家的種種，愛的是兩人的相依為命，血緣並不重要，這養育之恩才是生命的實質，」邵惠山想到這裡，又慢慢地抬起頭來，對著老淚縱橫的邵維波道：

「爸，親生不親生並不重要，在台灣，除了你我，我們都沒有親人，雖然我已經有了謀生能力，雖然我不是你親生兒子，可是，不管怎樣，你就是我的爸爸，我有義務養你一輩子。」

邵惠山愈說愈激動，突然雙膝一跪，到後來已是聲淚俱下，語音模糊，邵維波輕輕地拍著邵惠山的肩，這三十多年

的養育辛苦，總算沒有白費，離開惠山固然於心不忍，可是，四十年來的怨怒，與日俱增，一想到沙力文就血脈噴張，怎可不回去呢？想到這裡，邵惠山的體熱從手心傳了過來，直沁心中，一轉念，急忙示意惠山起身，只見惠山表情冷靜，微微啟口又道：

「爸，你記得剛到台灣就寫信回家嗎？前幾年大家開始秘密通信，你又寫信回家，前前後後，也寫了三十多封了吧！媽始終沒有回信，我看是凶多吉少了，你何必急著回家，又何必說什麼不再回來了！」

邵維波霍然站起，臉上肌肉微微抽動，嘶聲叫道：

「我知道你媽可能不在人間了，回去也沒用，可是我不能不回去，我要回去殺沙力文那小子。」

「爸！你說什麼？」

「我要回去殺姓沙的！不殺他，我心不甘！」

「爸，你發瘋了，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他殺你爺爺，他抓了你媽和孩子，就不犯法嗎？」

「爸，時代不同了，你看，我們從反共抗俄到反攻大陸又到光復大陸，後來又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近一片和談氣氛，彌漫海峽兩岸，兵荒馬亂的時代早已結束了，你為什麼還會想到這種報仇的可怕念頭呢？」

如果你一定要回家殺人，我絕對不讓你去大陸，從現在開始，我就盯着你，不讓你走。」

邵惠山說著，伸手往桌上一抓，將邵維波的護照往口袋送，邵維波似乎不理會兒子的舉動，口氣愈來愈激動，雙手緊握，臉上的肌肉抽動得更厲害道：

「你不要跟我談政治，什麼民族生存，國家存亡，我要殺那個姓沙的，他害我妻離子散，這個和國家民族沒有關係，你爺爺雙手抵著刀傷，長聲慘叫，然後睜著大眼睛倒地不起，這四十年來，那慘叫聲，常常使我從睡夢中驚醒，那睜著大眼睛的臉龐，始終在我眼前浮現，我不回去殺那姓沙的，我死不瞑目。」

「爸，台灣那一點不好，我們雖然只是賣早點維生，但是總算也有一間公寓，生活還算過得去，四十年前的兵荒馬亂，是時代的悲劇，你不幸碰上了，再說，你年紀也大了，來年……來年也許……也許也不多了，我求求您住在這裡，讓我孝順您一輩子好不好！」

邵惠山近乎哀求的口吻，使邵維波激動的心情緩和不少，尤其觸及自己的年齡，心中一陣酸楚，已是六十出頭的人了，四十年的台灣生活，也早已習慣了，還求些什麼呢？人生還有一個六十歲嗎？惠山這孩子的確孝順，在台灣安養餘年，就這樣客死他鄉也就算了。

自從政府開放探親以來，回不回去，在心中已經掙扎好幾年了，離開無錫是形勢所逼，而現在要離開惠山這孩子，卻是自己逼自己。

惠山剛從孤兒院抱回來，取名邵惠山，乃是思念無錫自己家鄉的意思，但是，惠山愈來愈乖巧了，自己將他視同己

出，這時候每次叫他惠山，內心總有一股無法自制的悸動，常常搞不清到底在叫孩子的名字，還是在想念家鄉的妻兒，這種心理的矛盾，並沒有隨年齡的增長而消失，可是，一想到無錫，那姓沙的兇惡嘴臉立刻浮在眼前，不除去他，回無錫還有什麼意思呢？

想到這裡，邵維波立刻露出兇狠的眼神，語音冷漠，伸出手道：

「護照還我，這四十年來的辛勞，總算給你留下一間公寓，不管怎樣，對你也是有一個交待，至於我要回大陸，去幹什麼，那是我自己的事，不會連累到你，我不回去，死不瞑目，護照還我。」

「爸，從現在起，我不上班了，每天盯住你，到護照過期為止，我再求求你，不要想些瘋狂的事好不好！」

七十二小時的盯人，不眠不休，邵惠山如影隨形地盯住邵維波，近乎瘋狂，眼皮也愈來愈重了，倒是老爸神色自若，整理行李，又對後事一一交待，去意甚堅、不理會邵惠山如何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繩之以法。

## 一 江蘇

邵維波踏著沉重的脚步，抬頭仰望，東方微白，幾片浮雲裡透出微弱的星光。

惠山終於累倒而沉睡了，邵維波情不自禁地回過頭來，公寓裡透出微弱的燈光，惠山疲倦的睡容又浮現在眼前，心頭一酸，手中的護照握得更緊了，不是下定決心回大陸了嗎？此刻就要成行了，為什麼脚步這樣沉重？我的家到底在那裡呢？

四十年前，躲在水中眼睜睜看著妻兒被帶走，那是中秋節過後不久，冰冷的河水使牙齒不聽使喚，等那姓沙的走了，自己連滾帶爬地在黑夜中瞎跑，也是這黎明時刻，才認清方向，往上海方向走。

幾次在電視上看到越南難民船，總是勾起自己不敢回憶的逃亡情景，到底如何從上海擠上那條船，自己似乎一點印象也沒有，只記得碼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揹的、挑的、推的、手拿的，東一堆，西一堆的行李，人聲吵雜，前推後擠，輪船終於離開上海。

那是中秋過後的東北季風期，台灣海峽風浪險惡，輪船幾番顛簸，人仰馬翻，仕女紳士，狼狽不堪，走了兩三天，船終於靠岸了，大家一陣歡呼聲中，卻傳來船先靠定海一陣子，隨後又走了，穿過舟山群島，往南航行，想不到在大陳列島又停了。

離開上海十多天以後，食物、衛生，漸漸都成了問題，許多淑女當眾寬衣解帶，再也不引以為恥了，離開大陳列島以後，船上議論紛紛，有人說船將開往台灣，有人說往香港，坐在船上，舉目四望，大海無邊，不知何去何從，望海水怒濤洶湧，愴然而淚下，最後終於在基隆上岸了，又隨著人羣往南部移動，找到那一片違章建築，賣起豆漿來，匆匆四十年也過去了。

早安晨跑的人從身邊掠過，已是晨曦萬丈，一切又從黑夜中甦醒了，四十年前從無錫倉惶逃出，是為了什麼？怕共產黨嗎？什麼共產黨，國民黨，那是他們的事，我要的只是一個風調雨順的平安年，我怕的只是那個姓沙的，而現在，那姓沙的是死還是活呢？

邵維波想到這裡，努力擠出那姓沙的形影，卻又怎麼也想不出來，四十年了，他也變老了吧，但是，此刻連他年輕的樣子也想不起來了。

飛機衝上雲霄，機下的海面一片寧靜的感覺，四十年前的路，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而四十年後的空路，正飛向死亡，邵維波心情錯綜複雜，心裡卻十分明白自己正飛向死亡，不論殺姓沙的動機是否為法律所寬容，是否為輿論所同情，殺人者亡，乃是天經地義，一命償一命，乃是十分公平的交易。

四十年的台灣生活，一幕一幕地在邵維波腦海中閃過，惠山的確帶來了家庭的溫馨和歡樂，卻也因為惠山的關係，錯過了幾次結婚的機緣，可是，這也不能怪在惠山的身上，自己終身不娶，多少也是無錫妻兒夢魂牽縈的關係。

孩子的媽，啊！她年輕時那份俏麗和嫻淑，兩片唇間，永遠掛著微笑，眉宇間，一種夫妻才能體會出的關懷之情，這四十年來，始終鮮明地浮現眼前，時間並沒有沖淡這份記憶，如果她還在人間，也快六十歲了，也許老了，不過，不管她變得如何蒼老，總是因那場活生生的清算鬥爭。

孩子呢？邵長泰，這個始終不敢碰及的名字，如果還在人間，也四十出頭了，如果這孩子已經結婚了，我也已經作爺爺了，長泰兩歲前在地上爬的形影，又浮現在眼前，初為人父的喜悅，又從內心一湧而出。

假如母子健在，是和他們廝守終身呢？還是殺了姓沙的，再接受法律的制裁呢？假如孩子的媽已經去了，是回台灣和惠山生活呢？還是在無錫和長泰生活呢？還是先殺了姓沙的再說呢？四十年前，無法帶著妻兒一起逃亡，已是終身遺憾了，如果她們都健在，與老妻共渡晚年，是不失此生此情的夫妻情份，如果孩子的媽已經改嫁了，她又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我又怎麼辦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從決定回無錫起，便終日縈繞在邵維波的心中打轉，殺與不殺，在層層的假如條件下，猶豫不決，可是，從剛到台灣就寫信，一直到十幾年前的違法通信，到現在合法通信，前前後後也三十多封了，始終如石沉大海，這才相信她們母子可能不在人間了，殺沙力文的決心就更堅定了。

飛機從台灣到香港轉機飛上海，此刻是上海的上空吧！對上海，邵維波只有一場驚嚇和倉惶的逃亡記憶，走出機場，乘車進入市區，繁榮寬敞的街道並不亞於台灣，成群的腳踏車隊，卻給繁榮的都市帶來幾分悠閒的感覺。

每接近無錫一步，就接近死亡一步，從台灣登上飛機，邵維波潛意識裡總有一股莫明的期待和一瀉胸中一口悶氣的快感，邵維波買了京滬線的軟臥票到無錫。

火車開出上海，沿途景物依舊，人事皆非，邵維波緊緊抓住窗沿，所謂近鄉情怯吧！這京滬線沿途，便是四十年前有火車坐火車，沒車班走路逃亡的路線，真如站、南翔站、黃渡站、安亭站，依稀記得這些站名，那時心急如焚，總希



望早一刻到上海，這些地方來去匆匆，不曾留下任何印象，如今每過一站，心裡總是加劇悸動一次。

邵維波伸手摸摸行李袋中，從上海買來的匕首，雖然不是上貨，但想殺姓沙那老頭子，應該綽綽有餘，邵維波僅僅腦中閃過這一念頭，下意識地緊緊握著匕首，打從上海上車，雖然買了軟臥票，眼睛卻也未瞋過，決戰時刻已將到來，四十年來胸中一口惡氣，即將得到抒解，而自己的生命也將結束。

車過蘇州，沿著江南運河往西北行駛，訥野關站，望亭站，車過周涇巷，無錫已經在望了，處處無錫鄉音皆可聞。

這熟悉的鄉音，此刻，邵維波忽然感到無比的生硬，二十一歲離開家鄉，四十年後的今天，已是白髮蒼蒼，可是四十年前鄉音依舊，這口親切的鄉音卻變成沉重的包袱，使回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因為妻兒音訊如厥，返鄉只為家族討回公道。

誠如預期，並沒有家人前來迎接，邵維波一眼望去，四十年來的無錫，依舊是一些熟悉的街道，不像台灣，日新月異。

無錫市民悠閒自在地走著，邵維波不知不覺地放開腳步，不知不覺地往惠山方向走去，這濶別四十年的家鄉，幾乎一點變化也沒有，就像昨天才來過一般親切，只是景物依舊，人事全非，邵維波腦中漸漸模糊，好似神遊虛幻中，四十年的家鄉夢，此刻身置其中，卻有如太虛般的幻夢，邵長泰兩歲的娃娃臉，太太二十歲的俏麗臉蛋，在空中交互穿梭，伸手可及，卻又似幻似夢，無從掌握。

不知不覺中，眼前出現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手中牽著四、五歲左右的小孩，坐在長板凳上，老人露出溫和，關懷的眼神，紅潤的嘴唇微微露出笑意，那小孩刻意裝出一個鬼臉，邵維波定神一看，心中不禁失聲大叫：「捏泥人。」再仔細一看，手中的行李幾乎掉了下來，那店裡的長工作桌，四十年前，長泰坐在上面，不停地伸手抓桌上的泥土，師傅口中不斷讚美長泰可愛，舉止間卻對長泰的頑皮感到不耐，那張長桌在四十年後，再度重現眼簾，邵維波雙腿不禁微微發抖起來，長泰呢？長泰在那裏呢？

邵維波認清現實，往家裡的道路飛奔起來，這座落河邊的老家，依舊與日月長存，四十年來絲毫未變，邵維波停住腳，冷靜地目掃全場，一位老太太輕輕推開門，走出屋外，望了望天空，又走向曬衣架，邵維波屏息注視那老太太，腳下不聽使喚地慢慢往曬衣架走去。

那老太太摸摸衣物，回過頭來，也屏息注視來者，在四目相接良久之後，老太太飛奔往屋裡跑，邵維波不禁大叫：「孩子的媽，我回來了！」跟著追上去。

堂上空無一人，邵維波激動地摸摸椅子，這久違的太師椅，這熟悉的客廳，孩子的媽為什麼又不見了呢？邵維波疲倦地坐下來，後堂傳來老太太飲泣之聲，邵維波頓時全身神經繃緊，急忙往後堂去了。

老太太面向牆壁，輕輕地甩開邵維波的手，飲泣中帶著幾分幽怨道：

「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到台灣，你說台灣的冬天只穿著簡單的棉襖，一邊吃香蕉，一邊看滿山遍野的翠綠，

過些時候就要回來，叫我不要心急。

那時候，我們家被清算鬥爭，掃地出門，你是知道的，後來，後來……」

老太太再也說不下去了，獨自靠著牆壁哭起來，邵維波老淚縱橫，模糊中，眼見孩子的媽比自己蒼老得太多了，可見這四十年過得很苦，當初要不是那姓沙的，也許一家三口可以順利逃到台灣，想到這裡，心中一酸，不禁也哭出聲音來，老太太又道：

「十年前端午節後，你又來信，說你手頭寬裕多了，有沒有必要寄些錢回來？又說……又說……那沙力文還在不在？有終一日，你要回來殺他。」

老太太說著，突然轉身跪在邵維波眼前，雙手伏地，猛烈地叩起頭來，邵維波心中一片茫然，寫了那麼多信回來，原來你都收到了，卻又為什麼不回信呢？難道我一走，夫妻情份就完了嗎？老太太又道：

「我等你四、五年沒回來，我母子兩人生生活無著，沙力文總算良心發現，總是偷偷地救助我們，後來，後來……後來我就嫁給他。」

邵維波耳口嗡嗡作響，兩腿酸軟無力地蹲下來，兩手輕輕地撫著老太太的肩膀，腦中一片空白，老太太抬起頭來，面露哀求之色，不斷抽搐著，又道：

「兩年前，你來信說你還未娶太太，希望有一天回來團聚，我看了心都快碎了，可是現實就是這樣，我也沒辦法呀！

邵維波慢慢扶起老太太，那姑娘十七十八的俏麗形影，依舊鑲在這張佈滿皺紋的臉上，一陣凝視之後，邵維波心情不再激動了，也認清了現實環境，只是對母子兩人離後的處境，竟然沒料到孩子的媽會嫁給沙力文，邵維波慢慢調適情緒之後，平靜地道：

「長泰呢？」

「去工作，晚上會回來，已經有愛人了，還有一個五歲的小孩，」

那姓……不，沙先生呢？」

「帶孩子上街，可能玩到晚上才回來！」

「他們過得還好吧！」

老太太一陣沉默，拿起桌上的毛巾，擦擦眼睛；又將毛巾緊緊地握在手中，一陣猶豫之後，似乎費了很大的力氣才開口又道：

「你走了以後，我和沙力文又生了一個男孩，現在他和愛人在東北的機械廠工作，不在身邊，長泰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親生父親是誰，今晚回來，我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老太太頓了頓口氣，又突然跪下來，近乎哀求的口吻又道：

「事情經過都四十年了，我求求你，不要找沙力文算老帳了，他也老了，就給他一個平安的晚年吧，這四十年來，你的親生兒子也是他養大的，他們父子相處非常好，孩子也十分孝順他，我求求你，做好事，給我們一家平安，不要再挑出事情來，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的，我求求你，求求你。」

邵維波整個身子，好似無底洞沉下去，漫無止境，眼前一片黑漆漆，整個人癱瘓在椅子上，孩子的媽竟然替沙力文求起情，這四十年來堅苦卓絕，一心一意反攻大陸，一洩胸中一口惡氣，所為何來，還不是為了母子兩人，邵維波想到這裡，已經全部陷入絕望中，眼皮十分沉重，再也睜不開眼睛，一陣天旋地轉，已經忘了身處何處。

一陣稚童笑聲夾著老人祥和的輕笑，從屋外傳來，邵維波勉強睜開眼睛，那小孩睜睜地望著邵維波，對家裡突然出現一位客人感到好奇。

邵維波定眼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這孩子不就是街上捏泥店看過那孩子嗎？那……那……那旁邊那老人，不就是那姓沙了嗎？邵維波抬起頭來，沙力文正步入客廳，露出個冷靜的微笑，微微點頭示意，冷不防，後面傳來老太太冷靜、沉著的聲音道：

「孩子的爸，這位是邵先生，從台灣來的。」

沙力文臉色微微一變，徐徐坐下太師椅，兩眼直視邵維波，嘴巴似動未動，從口袋摸出一根煙，又徐徐點了火，長長吐了一口煙，緩緩道：

「你的來信，我都看過了，這四十年來，那些事做對了，那些事做錯了，我也不知道，很難下定論，解放前後，是一場大變動，我們貧窮人家是出了一口氣，但是，文化大革命，也許你在台灣也知道的，那也是一場大變動，我被紅衛兵鬥惡鬥臭鬥垮，被下放勞改五年，我今年快七十了，對人生也看淡了，能夠活到這把年紀，我也滿足了。」

為了解放人民而鬥爭革命，那是當時必要的手段，對於你的不諒解，我在勞改營中，也深深地體會出來，有終一日，我們總是會見面的，今天你來了，我心中十分平靜，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邵維波打從沙力文進門，便伸手行李袋中，手中緊緊地握住匕首，此刻，四週一片寧靜，隔房隱約傳來老太太的飲泣聲，聽完沙力文緩緩聲中，帶著幾分無奈的話，手中的匕首也慢慢放鬆，心中千頭萬緒，百感交集，老太太的哭泣聲愈來愈急，自己親生骨肉孫子，眼露茫然，不知所云，卻見沙力文緩緩起身，慢慢走近自己，邵維波本能地又握緊匕首，繃緊全身神經，這四十年來，日夜不忘的仇人，現在近在咫尺，又一步逼近一步，看他手伸褲袋，在掏些什麼，四十年前揮刀殺父的情景又重現眼前。

邵維波猛然站起，手中匕首寒光一閃，已經離了行李袋，卻見沙力文從容地從褲袋中掏出香煙，抽了一支迎向邵維波。

「來一根吧！」

「我不抽煙，謝謝！」

邵維波手中的匕首「噹」地一聲掉在地上，只聽沙力文平靜地又道：

「等你兒子回來，我把事情說清楚了，再把當年殺你父親的大刀給你！」

邵維波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邵惠山的話在耳中響起，「時代不同了，兵荒馬亂的時代早已結束了，你為什麼還會想到報仇的可怕念頭呢？」

老太太急忙從隔房衝出，拾起地上的匕首，近乎慘叫道：

「你要殺，連我也一起殺了吧！」

「老太婆啊，吃飯時間到了吧！請邵先生一起吃飯吧！沒什麼好招待，就將就一點吧！邵先生。」

沙力文依然是一片祥和的口氣，不急不徐，好似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情，邵維波點點頭，無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心中一片茫然，依著沙力文的示意，坐在飯桌邊，茶色簡單，心情沉重，三老一小似乎頗有默契在等待些什麼，沙力文從容不迫地問些台灣情況，言語間頗有幾分羨慕台灣的富裕生活，邵維波心中起伏不定，雖然有問必答，隨著天黑下來，心中的等待也隨著迫切。

腳踏車的鈴聲中，小孩高興地叫起來。

「爸爸回來了，媽回來了，」

邵長泰夫婦一進門，沙力文平和的臉色微微悸動著，卻又馬上恢復平靜，對著邵長泰高聲叫道：

「長泰，快來，這位是台灣來的邵先生！」

「哦，是台胞呀！三大件呢？」

「什麼三大件？」

邵維波迷惑地問沙力文

「哈！哈哈！台胞回來，都帶了冰櫃、彩電、洗衣機，我們叫三大件。這孩子不懂禮貌，對不起，對不起。」

邵長泰坐了下來，提起筷子吃起飯來，又道：

「邵先生，歡迎回祖國來，您可是我父親的什麼人？這邊很多人的親人都在台灣，每月都寄錢回來，我家可從沒聽說過有誰寄錢回來。」

邵維波努力將電視機上的泥娃娃，和眼前的中年人湊合起來，手中的筷子微微顫動，腦中不論如何努力，總是無法契合泥娃娃，世界變了，人也變了，邵維波心中不斷喃喃自語。

沙力文平靜地，從容地，鄭重地，將四十年往事慢慢地當著邵維波面前說了一遍，只見邵長泰愈聽心愈驚，說到末了，沙力文又將邵維波此行目的說了出來，邵長泰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叫公安局的人來，這裡可是惠山，不是台灣，那有你野蠻的餘地，你生我，不錯，可是養我的卻是我爸爸呀，你回來，連三大件都沒有，這算什麼，在台灣也不見得好過吧！」

「不得無禮，再怎麼說也是你生父呀！你怎麼可以這種態度來待他！」沙力文動了氣，高聲大罵邵長泰。

「爸，這你就不對了，難道你要白白送掉性命嗎？你所作所為，也是為了解放廣大人民，四十年後的今天，要算帳，你有能耐，去找國家主席算帳好了。」

邵維波再也無力提起筷子了，一股冰冷的絕望，從腳底急速往上衝，雙手用力抓著飯桌，勉強站了起來，伸手行李袋中，摸出賣了豆漿攤的三十萬元所換來的人民幣，舌頭已經不聽使喚了，用力從喉嚨擠出話來道：

「孩子，我沒有帶三大件來，口袋中倒有一些錢，你拿去用吧！我走了！」

邵維波衝出老家，黑夜從四面八方湧來，正如四十年前那個夜晚！

評語：

寫邵維波想藉返鄉探親的機會，手刃殺父仇人，但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他的妻子已嫁給了仇人，兒子也認仇為父，這些劇變，非他所能承受，他對仇人的寬恕，似乎出自無奈。時代造成悲劇，令人迷惘、悲傷。